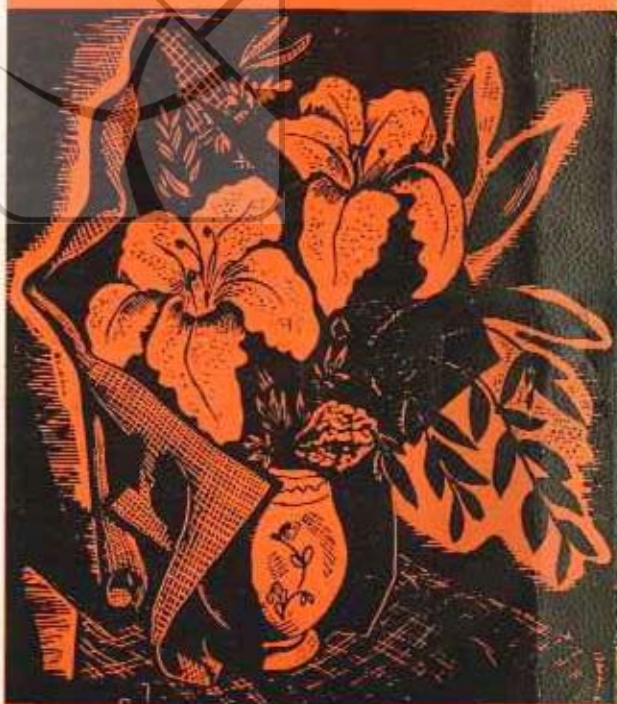


得与失

馬漢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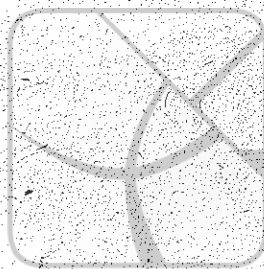


今天出版企業公司出版

贈 捐 授 教 賜 天 共

今 天 文 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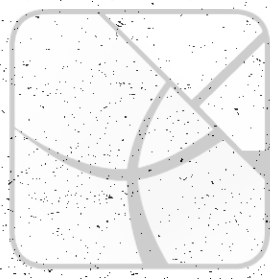
今 天 出 版 企 業 公 司 出 版



得 與 失

馬 漢 著

大 家 的 故 事



110 104 94 87 81 75 69 63 51 44 36 31 23 17 12 1

目 錄

後記	哥哥買了新車	特效藥	得與失	美術家	意外	一家	故人	老人	橫財	打獵	失	文明相親	裁員聲中	快樂誕辰	過江泥菩薩
----	--------	-----	-----	-----	----	----	----	----	----	----	---	------	------	------	-------

過江泥菩薩

(一)

我在三年前曾經在張鐵口那裏請他給我來個終生簡批，他老人家便批出我三十九歲那年流年不利，不過幸而大運助身，只有小驚而無大險，而且似乎還有些偏財可得。那年，我虛齡三十七歲，所以今年，一踏入辛亥年，我便是三十九歲了。

人說：「最好不要算命，因為說好決不準確，而說壞則十九靈驗。」我不知道這句話在別人看來，有多少巴仙率，可是，在我來說，却是百分之一百可靠。可不是嗎？我工作的藥材舖在去年底關門大吉，老板還欠了我一個月又十七天的薪水無法償付，店舖就被人貼上了封條，東西都被拍賣官拍完了。我不但無法領到這筆將近二百元的薪水，而且連飯碗也宣告摔破了。

我在十三歲那年被父親送入藥材舖當學徒，半生中一共換了三家藥店，總共幹了廿六載。十三歲就進了藥材舖當學徒，自然不會正正式式唸過多少年書，更何況其間隔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我隨着家人逃難到山芭裡去，整天在田芭裡操作，更是無緣讀書。雖然剛作學徒的時候，被老闆責備幾句說：「西瓜大的字，懂不了一担，又如何看懂藥方呢？」所以便到夜學裡，自小四唸起，也唸了三年夜學，但是，那時候已經是青春期，又整天和一般同學打女同學主意，也學不了幾個方塊字。不過，既然在藥店裡摸索了廿六載，也不祇能看懂藥方，而可說得上粗通文事了。二十一歲那年，曾一度發憤，想當個懸壺濟世的中醫師，所以看了一二十本草本，中醫師手冊，民間驗方之類的藥書，加上當藥值鎮日看藥方摸藥草的經驗，也曾經醫過幾個傷風感冒的病人；只是有一次，隔壁的王大嫂

，坐產期間患病，她家姑請了我去診治。我翻翻民間驗方一查，有一張方可以用得上，其中有麻黃一樣，我再翻開「中藥大辭典」，查到「麻黃」條上，只見上面說：「麻黃不可輕用」，我想：既然不可輕用，則必是用重一些，便大着胆子用了一兩；誰知道王大嫂吃了我開的藥方，竟然下了地獄的血污池去當冤死鬼了。雖然我也不知道是否由於那張偏方而致命，但是，她家姑却一口咬定是吃了我的藥後便惡化，不久便撒手西歸的！雖然我不必因此而吃上官司，可是，要不是我一見她來勢汹汹，而抽身便溜，說不定要被她身後跟來的兒子賞予老拳；自然，我因此而迫得離開該地，另找藥舖掛單；也因此使我失去信心，再也不敢亂當醫師，胡開藥方了。

讀者小姐先生們，請不要誤以為我在寫自傳。上面這些雖僅是我的履歷，但是，却和我這篇故事大有關連；請稍安勿躁，繼續看下去便知分明。

話說失業以後，要不是老婆替人家做家庭工，則我一家三口，恐怕只好去寄和尙了。我失業後，當然東託朋友，西找親戚，勞駕他們替我找一份職業。可是，在這入浮於世的社會中，要找一份工作，真是談何容易啊！何況我一無文憑，二無靠山，三則學無專長，所以一連失業了一個月又廿七天，仍舊毫無眉目。

後來，我又到賽諸葛那兒，化他五毛錢起一個卦，却也顯示出我的前程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象。可是，「山窮水盡疑無路」雖然是鐵一般的事實，但是，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唉！

所謂「無巧不成書」；我在賽諸葛那兒起卦之後的第三天，便在咖啡店裏遇到歪頭周

歪頭周是我二十三年前唸夜學時期的同窗，也就是那夥專門戲弄女教師和女同學的無賴中的一員。這傢伙比我小三歲，今年三十六歲。生得粗肥壯大，但是却好吃懶做。他大半生中幹過無數行業，包括鐵匠、木工、建築散工、膠工等等，也當過私會黨徒，曾涉

及械鬥而嘗過三度鐵窗風味。最後的職業是貨車跟車，却因為被老闆懷疑私帶黑貨而停了頭路，這陣子也和我一樣，當了量地官，他也和我一樣幸運，有一個賣蕃薯糖水的老婆，和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在當車衣女工，替他挑負起一家七口的重担，所以倒也悠悠哉地，整日在咖啡店裏高談闊論，活像個言論家！

我們這對難兄難弟一碰了頭，在同病相憐的情況下，自然而然地談到了職業上的話題來了。

「怎樣？」他問道：「照舊當量地官嗎？」

「還不是和你一樣？」我說：「想替別人賣命，無奈沒有人賞識啊！」

「你都會讀書寫字啊，為什麼還是沒有人要你呢？我可不同，瞎眼牛，腹肚內全是草，無料，當然沒人要囉！」

「那裏，那裏，」我說：「人家大學生，讀了十六七年書，還在量馬車路啊！我這種貨色，重不能重，輕不能輕，更不用想了！你就不同了，粗肥壯大，當個估俚總該可以吧！」

「幹！」歪頭周吐了一口口水，說：「令伯這次可不再替人做牛做馬了；令伯要做易做易賺的事！」

「易賺易做的事？」我漫然應道：「打搶？綁票？走私？拐帶少女？」

「你想令伯不敢做嗎？」他白了我一眼，擺出一副英勇的架勢來，拍拍胸說：「憑着令伯這條命，哼！哼！」

我一時也不知用什麼話來討好他，只是隨口應道：「那就要看你的囉！」

停了一會，他忽然打量起我來，說：「你不是懂得藥嗎？為什麼不去當個江湖醫生？我聽人講，石叻坡有個在藥店裏倒過痰盂的，現在可是什麼醫師了。汽車洋房不算，查某都有三四個！」

「無那種命。」我說。隨即，一個奇怪的念頭忽然閃進我的腦中，我急聲問道：

「歪頭，你不是吃過『夜粥』嗎？」

「是啊！」他說：「我從小就在黃飛鴻的師孫那兒學過拳頭；後來又學過譚腿；最近我又學過空手道，還跟過一個日本來的台灣仔學過氣功！」

「能夠像王羽那樣，用手劈開磚頭嗎？」

「幹！」他又白了我一眼，說：「劈磚頭有什麼奇？令伯能劈椰，能劈甘蔗，還能夠

用頸頂頂至少二枝鐵枝呢！——幹！你問這些做什麼鳥？」

我故作神秘地眨眨眼，我想眼中必定閃過狡獪的亮光；我向他招招手，請他附耳過來

，然後，在他耳際，說出了我的計策。

他聽了，大力拍着我的肩膀，痛得我咬緊牙關。他說：

「×令母！還是你們這些識字的會出主意！我這個瞎眼牛可就想不到這鬼主意哩！好

吧，我們就幹一幹吧！——不過，我可不會寫字唸詩，更不會按脈開藥方啊！」

「這個你別管，一切有我！」我拍拍胸，蠻有把握地說。

於是，我們再叫了兩盃咖啡，一包香煙，便在咖啡店的一隅，商議起大事來了。

(三)

過了半個月，在郊外，一條羊腸小徑的盡頭，一間矮小的亞答厝裡，樹起「周將軍府」的橫匾來。丑童是歪頭周，而我呢？則是「周將軍府」中的不管部長。在私底下，我是歪頭周的軍師，但在人前，特別是當周將軍降童的時候，我是廟中的主持，也是神與善信之間的通譯。周將軍是何許人也？說來各位一定很熟悉，他老人家是三國名將關羽關公豹手下一員大將，這麼說，各位便知道，他是——周倉將軍了。

原來在半個月前，我和歪頭周在咖啡店中商議的密事，便是邀他合夥，開一間神廟。神廟當然有很多種類，香火旺盛的，自然有壯觀的廟宇；我們草創伊始，一切從簡，就像

做小本生意似的，我們用十三塊錢一個月的代價，租了一間曾有人在裡頭吊過頭的空亞答厝來當神廟；既然「西遊記」和「封神榜」的人物都做起神明來了，又爲何獨薄「三國演義」呢？劉關張三公，我們備於他們的忠義凜然，不敢冒犯了諸葛孔明，則向來被認爲是擺算命攤子的招牌，也沒聽說過他老人家除了當軍師之外，還兼任神明的。但是，三國裡頭的二號人物，像周倉，像趙子龍，我想該可以當當神明的。既然歪頭姓周，就借用他本家叔叔周倉的大名吧；若是周倉真的顯靈，想必也能原宥他而多隆他一下吧！

我們兩人共籌到了三幾百塊錢，請人照着繪像小說本的三國演義上的周倉，塑了一尊周將軍神像，買了一個大香爐，請工匠搭了一個大神龕和神檯，又請廣告社寫了一個大牌。另外，又請了當地幾個頭人來當頭家、爐主和理事；再請記者先生發佈了一則新聞，周將軍府便宣告開光了。

話說開光那天，神廟裡生意——啊，不對，是香火，香火倒相當鼎盛。除了我的幾個老友記和歪頭周的一班豬朋狗友之外，還有那幾個當爐主、頭家和理事的頭人；此外，便是一批聞風而來的善信了；說到善信，可是複雜了，其中有少奶奶，千金小姐，小家碧玉，蓬門小鳳；有小頭家，各種工友，還有三兩個在學校教書的教書先生；：真是「人材濟濟」了！——雖然這句成語可能用錯了，可是除了這句話以外，似乎也找不到一句形容各種人材都有好話。至於「三教九流」，則有些兒不敬了！

歪頭周和我當然忙的汗流浹背了。雖然我的獨生兒子和歪頭周的五個兒女——除了大女兒和老婆之外，他可說闔第光臨了，都前來幫手，可是畢竟是小孩子，理不了正事，而歪頭周既是童身，當然不能妄動；所以幾乎大小事件，全由我這個「通譯官」包辦了。

歪頭周光着脖子，下身穿了一條綢質藍長褲。開光的時辰一到，我使用已經嘶啞的嗓子請大家圍站到廟前，讓出一個地方給周將軍降童。然後，在香煙嫋嫋中，歪頭周那個唸五年級的大兒子便敲起冬冬的鼓聲來了。於是，正角兒登場了。只見周將軍（當然是歪頭周，此刻則已是周將軍降童附身了，故稱周將軍，下同。）先是站穩馬步，像寒熱病發作

那樣的，全身顫抖着肥肉抖抖，揮汗如雨。然後，周將軍舉起大刀，既用黃飛鴻的拳，又加上了譚腿地舞了起來。舞了一會，我的獨生子便按照事先囑咐的步驟，送上了幾塊磚頭和兩粒椰子和三條甘蔗，周將軍便大顯神威，連用空手道另外輕功，連劈兩個椰子，三塊磚頭，外加一枝甘蔗。登時令全場的善信，大聲讚好。周將軍馬威下畢，便正式視事，接受善信求財治病問事了。

說到周將軍回答一切諮詢的方法，也是揉合了各家神明的特點。我們是在一架特製的木架上，綁上了一枝粗粗的原子毛筆，由周將軍手掣住。當善信問了一聲，周將軍便揮起木架，在麻雀紙上寫下回答。譬如說，記得那天有個家庭主婦來問她的金鍊不見了，請誰指示誰人偷去。周將軍則在紙上寫下「林局小亥」四個字來。別人固然不知說的是啥些神話，使得偏勞我這個通譯官來辦解了，於是，我便說：「鄰居小孩」。那主婦再問：「金鍊可還在嗎？」周將軍便寫道：「兩斤便麥」，善信更是不知所云，於是，通譯官便辦解說：「已經變賣了！」後來，據說那位主婦，真的查出金鍊被房東太太的令郎偷竊了去，又以十二塊錢賣給了一個貪心的女教師，後來三位當事人幾乎鬧到法庭，也幾乎大演鐵公雞，最後金鍊是找回來了；那三位家庭主婦當然免不了帶了三牲來答謝。雖然那副三牲，我們（周將軍和通譯官）只能享受一下視覺和嗅覺的快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她又帶了回去，可是，此事經過好事之徒言傳與渲染之後，倒是替我們吸引了不少善信，不但使我們賣出了不少金銀紙和香燭，也有一筆相當的香油入息。

爲了適應環境，迎合一般善信心理，周將軍每逢馬票期照例寫了四個彎彎曲曲難於辨認的阿刺伯數字，貼在廟前，任人去辨認，任人去購買萬字票，最妙的是在開光的第十三天，周將軍寫了四個彎彎曲曲，又像3638，又像8688的「真字」，第二天，怡保跑馬，3638居然開了頭獎。聽說由於周將軍府新開光，幾乎鄰近的居民都有下注，各人由二角半至數十元，都中了個不亦樂乎，真是見者有份，開彩之後，那些中了偏財的善信們，都前來還願。我於是便向頭人提議，由各人樂捐一些錢，請戲班來演他三兩天大戲

居然捐了將近二千元，請了一班閩劇團來作三晚演出。第一晚演「劉全進瓜菓」，第二晚演「陳世美不認妻」，第三晚更精彩，是從銀幕搬上舞台，那是「龍門金劍」。而且在大戲開演之前，照例唱四十五分鐘流行歌曲。一時之間，什麼「負心的人」，「偷心的人」，「把愛情還給我」，「誰偷去了我的心」……唱得十分熱鬧。歪頭周下童之後，也到戲台前巡視一番，他那雙鼠眼，直在穿迷你裙的戲子和年輕女觀眾的大腿上照射着，一副賊溜溜的樣子，要不是我跟在身邊再三提醒他，他可能會像往日那般的去向她們吹口哨和用油腔滑詞戲弄她們呢？

事後，提起出真字這件「神跡」，歪頭周和我也似乎懷疑，莫非周倉大將軍果真是顯了靈，要不他那來的神來之筆，寫出了個真字。我們除了替自己沒有下注而感到不值（當然，歪頭周照例大幹了一番，但不知是幹罵周將軍還是他自己）以外，還決定今後每出一個真字，必定也買他十塊八塊，說不定周將軍再度顯靈，那時，我們便不必再吃這碗神明飯了也！

自從周將軍府開光以來，已經有兩樁「神蹟」出現了。一件是開光那日，指出那位失去金鍊的主婦爲「鄰居小孩」所偷竊；另一件當然是出正真字這件大事了。這麼一來，周將軍的神名，真是威震遐邇，不但鄰近有人前來進香，連南至星洲，北至板榔嶼，都有一些善信慕名而來進香，求財問事，並祈求保佑。

前來進香的善信，現在更加「人材濟濟」了，而且不單是華族，連其他兄弟民族也有人來了。但是，他們幾乎都是爲了求財而來，希望周將軍指示一條財路，出一個真字，讓他們發一筆橫財。接下來，也有幾樁問病和問家宅的。但是，疾病幾乎都是一些連西醫也告束手的疑難雜症，都是屬於神經衰弱一類的精神病，我們偶而也開了一些硃砂、茯神、棗仁、白朮之類的鎮靜安神藥方給他，但是，絕大多數是賜幾道符籙，一兩撮香灰就了事。至於問家宅的，不外是婆媳不和，丈夫有了外遇，夫妻反目之類的事件，我們也常寫下一些「守得雲開見得月」之類的讖語給他們，勸告他們忍耐，堅守。

三個月過去了，周將軍府已是一間威震遐邇，香火鼎盛的神廟了。歪頭周的幾個兒女，本來是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現在也居然臉有油光，穿起新衣新袂來了。至於我這位軍師兼通譯官，每月的收入，也和法庭裏當通譯的官爺們不相伯仲了。

於是，在夜間，我和歪頭周用滷味下烏狗的當兒，我們也談起了周將軍府的輝煌前途。我們想去查查周將軍的生辰，籌備一下神誕的大事慶祝；也再找一些更有名望的頭人來當頭家、爐主，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捐款運動，蓋一所金璧輝煌的將軍府。

總之，我們對於將來，是充滿着樂觀和憧憬的。

(四)

周將軍府開業進入第四個月的時候，有一個不平凡的人闖進我們的生活和事業來了。那是個十七歲的少女，叫做月蓮。月蓮是周將軍府的鄰居，也是一對善男信女的女兒。她的父親是一個鐵匠，生得孔武有力的，却愛杯中物，所以終年沉緬在醉鄉中，把打鐵的所有收入都花在酒杯中。妻子只好給人家當使婆。長女月蓮，和歪頭周的長女年齡鬢鬢，却由於發育得好，不但長得花容月貌，也稱得上珠圓玉潤。她是一個車衣女工，有時，父親缺幾個喝酒的錢，便使她前來告借；所以也常在周將軍府中出出入入。沒想到周將軍的童身——歪頭周，居然大動凡心，看上了這個與他長女同歲的女孩子；所以，每逢月蓮前來代父親借錢，他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還不時找些油詞來與她搭訕；有時也買一兩件飾物或衣料來討好她。對於這件事，我雖然會想到可能會引起麻煩，但却絕對沒想到會是一件大障礙。我會幾次對歪頭周說：

「我說歪頭，你千萬不好動人家閨女的念頭啊！要知道你現在身份不同了——是個堂堂的將軍童身了，不能亂搞，免得壞了大事！」

可是，歪頭周却若無其事地說：「這有什麼關係？這是我的私生活啊；難道我做了童

身，便不能有自由，有私生活嗎？」

「可是，這不是自由不自由，私生活不私生活的問題啊！要知道，她父母若不同意，告你一個拐騙少女的罪。那是對周將軍府的名譽有損害的啊！」我說。

「這個你不用擔心。」他胸有成竹地說：「月蓮愛我，我也愛月蓮！任誰也阻止不了我們的愛情！你知道，我從來沒有戀愛過，由於月蓮，我才懂得了什麼是愛情，才有了甜甜蜜蜜的愛情！……」

「夠了！夠了！」我說：「別什麼愛呀情啊，肉麻死了！你必須知道：第一你有妻子兒女，大女兒已經十七歲了，和月蓮同歲！有妻室的人，就沒有再戀愛的權利！第二，月蓮虛齡十七，實足年齡可能才十五歲幾個月。本地法律，十六歲以下少女，婦女憲章有一條說，不論同意或不同意，都足以控以強姦罪名！」

「算了，你別囉嗦，」歪頭周厭煩地說：「令伯的事不必你來管！再說，令伯爲了偉大的愛情，願作一切的犧牲！」

我的勸說，就等於放了個屁，一點效用也沒有。

我實在想不通，爲什麼一個十七歲，而又生得那麼漂亮的閨女，會愛上像歪頭周這樣一個三十六歲，有妻子兒女的人，而且是個靠裝神弄鬼混飯的人——我雖然也裝神弄鬼，但是，至少我沒有去勾引人家的閨女啊！

事情終於爆發了。起初，是月蓮的母親三番四次的來廟裡胡鬧，指罵歪頭周勾引她的女兒，說是再不放手，便要報警，並且恫言要來搗亂！——這婆娘，真是兇惡，也真是不好惹。不過，在我作好作歹，推推拉拉之下，總算沒有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接着，歪頭周的老婆——那個賣薯糖水的老婆，也向她老公大鬧特鬧。居然：「要是再和月蓮來往，老娘就要拆穿你和長脚串通裝神弄鬼的把戲！」

看來，這事不太妙了。所以，連日來，我一直勸說歪頭周早日踏出是非圈。我說：「男人三妻四妾，原也不算一回事；你老兄要風流，何不到外地去！又何必來留下一條尾巴

呢？「我又說：『爲了月蓮而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麼，不但你的家庭毀了，這個好容易才創辦起來的周將軍府，也必定毀在你的手裏！你還是仔細考慮一下！』」

接着幾天，歪頭周果然靜了一些，照樣的降童，辦理事情；而且再也看不見月蓮的影子出現了。我想，事情大約已經成了過去。周將軍府的前途，依舊是無可限量的了！

誰知道今天大清早，我還在夢鄉中，歪頭周的老婆便哭嚷着來找我，她說：「那短命鬼和那個臭查某跑了！」接着交給我一張字條，一看，便知道是歪頭周留下來的，只見上面寫着：

「爲了愛情，爲了幸福，我覺定和月蓮跑了。不必找我們，我們會撞造生的生活！」就像平日降童所寫的一樣，有幾個錯別字，但是，意思很明顯：這傢伙不但拋下妻子兒女，而且也拋下這豐功偉業而跑了！

接着，月蓮的父母也來勢汹汹地來廟中與師問罪。在不得要領之下，恫言要去找一些頭人出頭，也恫言要去報警，控告歪頭周拐帶未成年少女。

整個廟裡，一忽兒有人來哭哭啼啼，一忽兒有人來叫叫嚷嚷，又引來了一大批看熱鬧的好事之徒，真弄得我滿頭大汗。

「你們不見了女兒，不見了老公，我完全不管，也不關我的事！要命的是我的搭擋跑了，我的神廟也毀了，這叫我如何是好啊！」我心裡在嘀咕着。

正在這個時候，一輛豪華型房車在廟前煞住了，走下了一個貴婦人，還有兩個跟班式的婦女。她們一進了廟，便朝向我問道：

「怎麼啦？今天不起童啦？」

「哎，哎，乩童有事，今天暫停。你們有事，可以向周將軍的金身燒燒香，禱告禱告！」我敷衍着說。

「哎喲，這可怎辦才好？」貴婦急着說：「我老公給狐狸精迷住了，要請周將軍指示一條明路，使他回頭是岸啊！」

我說。「好好，今天先燒香禱告吧，周將軍很靈驗，一樣有效。改天再來問童身也一樣。」

三位婦女聽了，果然到神像前去燒香，並呢呢喃喃地禱告起來了。

我心裡想：「自己丈夫都保不住，周將軍就能替你拉回來嗎？——周將軍的童身都保不了，何況是你的老公！」

我心裡想！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個過江的泥菩薩嗎？

稿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二日黃昏。



快樂誕辰

比平日早了半個鐘頭，廖淑貞在四點正的時候就走進廚房去弄她的晚餐。這個時候；兩歲大的小寶寶正在睡覺，四歲的秀英和五歲的正平也在廳上玩耍，廖淑貞臨入廚房時還特別吩咐那兩個小孩說：「你們兩人乖乖地玩吧，弟弟睡醒了就快來告訴媽媽；媽媽今晚帶你們去看戲！」那兩個小孩聽說帶他們去看戲，便樂得領首稱是，繼續他們的玩意兒。於是，淑貞便放心地走進了廚房。

雖然廚房裏的工作和平日並沒有兩樣，可是廖淑貞此刻却是十分愉快，不像往日那樣的一進了廚房心中就浮躁起來。

把飯鍋放到火水爐上去了之後，廖淑貞開始切肉洗菜。她一邊在工作，腦中一邊在回味着過往日子裏的事物。

「今天是三月廿三日。」廖淑貞想着：「我自己怎麼竟記不起來了呢？還是志祥的記性好。早上孩子們都還在夢鄉，他在吃早點的當兒，忽然把我叫到餐桌前，低聲問道：『淑貞，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今天是三月廿三日喇！』」

「我想了好一會，仍舊記不起到底三月廿三日比平日又有什麼特別，所以我反問他說：『三月廿三日，三月廿三日又怎樣？』」

「喲，我的好太太！」志祥叫了起來說：「妳怎麼連妳自己的生日也忘記了呢？」

「經他這麼一說，我才記起了我的生日來。可是，生日又怎樣呢？以前少女時代，逢到我生日那一天，媽媽準會爲我煮一碗冬粉蛋湯，或者下碗甜蛋麵湯說：『阿貞啊，今天是你的生日，我下碗甜蛋麵湯給你吃吧！吃了以後，妳將來的日子也會和甜麵湯一般的甜。」

甜蜜蜜！」我又記起了我十六歲那一年，志祥爲我慶祝十六歲誕辰，他爲我邀約了二十幾位朋友，像西方人那般的開個生日派對，我在衆人唱着 *Happy Birthday to You* 的 *Cheng* 的歌聲中一口氣吹熄了那天生日蛋糕上的十六枝小紅燭。現在，我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還做什麼生日呢？我想到了這許多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可是志祥見我默默不响，開口說：『這幾年來妳也忙壞了，我們一直沒有度過一個快樂的誕辰。前幾天我在外頭替人家設計了一塊招牌，獲得了額外的五十塊錢，今天可以拿到手，所以我想今晚便借這個機會到外頭去玩個痛快吧！』」

「我聽了十分感動，志祥到底仍是愛我的；我不知說什麼感激的話才好。」

「他接着說：『今晚，妳早一點煮晚餐吧。我回來的時候買點鷄鴨肉和蛋糕回來，同時設法去弄一部車子。吃過了晚餐，我們把小寶寶送到外婆家去，然後我們一家人去遊車河，看下場電影，快樂快樂一天！貞，妳說好嗎？』」

「我聽了感激得眼淚也快要掉出來，於是我說：『好的；就照你的計劃去做吧！』志祥向我親熱了一番說：『那麼，今晚妳得早點準備，我回來的時候要向妳道聲 *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後他上班去了。」

想到這裏，廖淑貞才回到現實來。這時她的心頭仍有一番甜甜的感覺，她心裏這麼說：「志祥是一個不錯的丈夫！平日我總覺得他太不關心我了，其實錯了，實在是生活的煎熬，令他忙得透不過氣來！」想着，她嘆了一口氣，似乎有着無限的感慨！

菜已經洗了老半天了，廖淑貞這才記起了，趕忙從水桶中將菜撈起，切好了，再將豬肉放在砧板上切着。

「唉！」廖淑貞嘆了一口氣，思潮又再澎湃起來：「我今年才是二十五歲啊！二十五歲應該算是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候；可是我——却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了。」

「到現在我仍不知道是應該感到快樂呢，還是應該後悔呢！」

「十六歲那年，我還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子——在現在想起來那時是多麼幼稚啊，可是當時却老以爲自己已經長成了，是個大人了。這時，一個二十二歲的男孩子闖進了我的生活中，進而佔據了我那顆少女的心。他便是志祥。」

「志祥是我哥哥的朋友。那時他剛剛從美專出來，進入了便臣廣告公司做事。他是一個有點藝術家氣質的青年，外向、健談及富幽默感，所以深深地吸引了我。和他在一起出遊，看戲，參加派對，漸漸地被人目爲一對小情人。起初我有點兒害羞的感覺，最後終於承認了這種關係，反而有些自滿和光榮的感覺了。」

高中一那年，我才十七歲，終於在一次的旅途中，過了一個荒唐的晚上，我於是便成爲一個婦人了……。「想到這裏，淑貞自覺耳根有一股熱辣辣的感覺，她自己也就覺得有一種莫名的羞愧、歉疚的心理。但是，過了一會，她那股激動便漸漸平和了下來，於是，她又繼續她未竟的工作，同時腦子裏又記憶起那過往的事情來。」

「不久，我懷了正良，只好和志祥匆促地結婚了。於是，少女的美夢破碎了，讀書的心願也如影子泡一般的消失了……。」

「八年了，時間是過得那麼快啊！現在，八年的時光過去了，我們除了有了四個孩子以外，甚麼也沒有所得！志祥雖然仍在便臣廣告公司工作，爲了一家六口的生活，他得苦幹下去；我也爲了一家六口的生活要忙碌地工作着……我還以爲自己已經是個三十幾歲的婦人了，誰知道我今天才滿了二十五歲。我高中時期的同學，還有三分之一至今仍未出嫁哩！」

廖淑貞想到這裏，總算把過去八年中的事物全部再重溫了一次了，現在，她雖然有些感慨，可是，當她想起了她的丈夫志祥，仍是那麼的關心她，連生日也沒有給忘了時，心中便釋然了。她想：「雖然我每天在忙碌中，爲了孩子我們得縮衣節食，一絲兒享受也談不上，可是，志祥畢竟是一個好丈夫！他不但記得住我的生日，還肯把辛苦賺來的五十塊

錢用來爲我慶祝生日。不像旁的丈夫，只知道自己在外頭花天酒地，把妻子拋在家中當傭人！」這時，她的心花又重新開放了。

當掛鐘响了六下的時候，淑貞已經把晚餐弄好；這時大孩子正良放學回來，小寶寶也睡醒了。可是林志祥却仍未歸來。

「爲甚麼志祥還沒有回來呢？他原說要早點回來的！」廖淑貞帶了孩子，抱着小寶寶焦急地守候在門中，目光注視着通往大路的小徑上，搜索着，搜索着，可是志祥還沒有回來哩！

「他說過要早些回來的，還說過要去設法借一部汽車來，可是現在——」她回轉過頭來望望掛鐘：「現在已經快要七點了，他却還沒有回來。會不會出了甚麼意外呢？不，不會的；一定是臨時有甚麼公事耽誤了。」她想。孩子們却嚷道：「媽媽，肚子餓了！吃飯吧！」

她最後一次用目光再往路上搜索一遍：林志祥可仍沒有回來。只好拉了孩子走進屋內，扭亮了電燈，搬出那早已冰冷的菜肴，跟孩子們一道吃。

當廖淑貞正呷着咀在昏暗的廚房裏洗碗的當兒，只聽得屋外有一陣汽笛聲，接着是孩子的歡呼聲。「啊，爸爸回來了！」「爸爸，汽車！」「爸爸，大蛋糕！」……鼓噪成一片喧囂聲。她心中有如一塊石頭落下了般的感到暢快，疑慮，擔憂……古腦兒拋開來了。不過，她仍舊翹着咀唇，準備向丈夫撒一撒嬌。這時，皮鞋聲在通到廚房來的走廊上響了起來，聽聲音，林志祥已經來到了廚房門口了，可是她却不肯回過頭來，裝作若無其事般的在洗碗筷。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y Dear Soo—Cheng!」林志祥的聲音在身邊响起，還有孩子們的拍掌聲和歡笑聲。廖淑貞忍不住回轉身去，只見丈夫一手提着兩三包食品，一手提着一盒蛋糕，彎着腰在向自己鞠躬，孩子們也跟着爸爸鞠躬和扮鬼臉，心中不禁一樂，撲嗤一聲笑了出來。

「對不起，對不起！貞。公司裏臨時有些畫稿要趕出來，所以不能及時回來，家裏人沒有電話……。」

「你瞧，現在是幾點鐘了？」淑貞仍舊翹着咀唇裝着冷靜地說。

「不晚，不晚！八點還不到呢！我們還來得及看下場電影！你趕快去打扮打扮吧！這裏的碗筷我來弄！」

於是，廖淑貞把廚房的事交給丈夫去弄，自己洗了臉便跑入房中去對鏡打扮。孩子們却留在廳子裏嬉戲。

正當廖淑貞和丈夫在分頭進行他們的工作時，忽然聽到廳子裏傳出玻璃墜地破裂的聲音，接着是小孩子的叫哭，還有大孩子們的奔走驚叫聲。

廖淑貞放下化妝品，三步作兩步急奔出來，志祥也從廚房裏跑了出來，身上只掛了一條浴巾，顯然是正從浴室跑出來。

原來是第三個女兒秀英不知怎的把桌子上的熱水壺打翻地上來，燙傷了坐在桌下的小寶寶，孩子們嚇得面如土色，淑貞也嚇昏了，一手抱起那身上燙傷了多處的小寶寶，不知所措起來。還是志祥較為鎮定，他說：「趕快替他擦凡士林，我穿了衣服就送他到醫院去！」

到了電台播送國歌的當兒，林家一切都恢復了平靜。孩子們都已入睡，小寶寶裏傷擦藥之後，此刻也已入睡了。廖淑貞側身躺在牀上，張大了雙眼，一句話也不說。這時林志祥從浴室沖了涼進來，見妻子那副失望怨懣交集的樣子，知道此刻她心中正在不平靜，便在牀緣坐了下來，低聲地說：「貞，別傷心，玩的日子還多着哩！養育子女是我們的責任，等到把孩子們養育大了，我們不就鬆了一口氣嗎？那時我們就有好日子了！」

「等到把孩子們養育大了，我們就有好日子過了？」廖淑貞重覆着丈夫的話，接着，鳴的一聲，像小孩子一般的號啕起來。

裁員聲中

發薪日。下午。

大發有限公司的辦公室中失去了往昔發薪日的氣氛。過去，僱員們從會計室領到了本月份的薪金，回到了辦公室，大家談話的聲調都特別高昂响亮。有人在討論着今晚的娛樂節目，有的在邀伴上夜總會，有的在「拉腳」上俱樂部搓麻將；也有些年輕的男職員，忙着在邀約女同事一同出去吃飯看電影。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人帶着詫異驚訝的聲調。大家都沉着臉，按低嗓子在談論着。

陳順民，一個五十多歲，佝僂的身子，灰白的頭髮，滿臉密佈着縐紋的老頭子，是最後一個從會計室出來的人，他一手把剛領到手的那份一百七十五元的薪金塞進口袋中，一邊用顫抖的另一隻手，把手中執着的一張公文高舉起來，湊到眼睛下，聚神地看着。那是一張油印的公文，上面是用打字機打上的英文，下面附有幾行華文。陳順民嚙動着咀唇，細聲地讀了出來：

「逕啓者，茲因行情欠佳，本公司營業不前，只得縮小營業範圍，迫得將全部職員解僱，現特發出一個月通知，俾便另謀高就。至於本公司擬留任之職員，將於下月底另發聘書委任。此啓。」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哦？」陳順民心裏發慌，暗自尋思說：「公司裏的賬那一條不是經過我的筆下？近幾個月來只有賺錢，那有營業不前之理？爲什麼要將全部職員解僱，再另發聘書予留任的人？這裏頭一定有古怪！」

想着，陳順民心裏愈是忐忑不安。同事們正在低聲談論着，他悄悄地走近他們，留心地注意他們的談論。

「這完全是老闆們的把戲！」在雜亂的議論聲中，他聽得一位同事說道：「他們頂多要辭退一兩個人，爲了省掉一個月的補薪，所以便耍了這套花槍！」

「我也相信這樣。」另一個接着說：「問題是他們要辭掉誰呢？」

「是啊？他們到底要辭掉誰呢？」其他幾個異口同聲地附和着說。

陳順民聽到這裏，自覺心臟的跳動更加迅速，腦子裏立刻也有了同樣的問題：「他們到底要辭掉誰呢？」想到這裏，腦子裏的疑問似乎愈來愈多，另一個疑問又立刻湧了上來：「會不會是我呢？假如是我的話，那麼該怎麼辦才好呢？」

陳順民把頭抬了起來，目光往身邊各人身上搜索着，另一個陰影又闖入他的腦內：「很可能我啊！因爲在公司中，我的年紀最大；我是個中文書記，現在公司裏主要用紅毛賬，這個職位，實在可有可無。何況，我是沒有靠山的人！」

這時，左右的人的談話聲似乎靜止了，陳順民腦子裏，有一個特別大的聲音在嚷着：「我被辭退的可能性最大！我被辭退的可能性最大！我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呢？」

①

傍晚，陳順民坐在自己家中的餐桌邊。一家人都圍坐在餐桌邊吃晚膳。五個子女和一個近三十年的老伴。他們都在用筷子扒飯，用筷子夾菜，用湯匙舀湯，牙縫裏還發出嘖嘖的細嚼聲。陳順民對着各人愕視住。片刻，他一手舉起飯碗來，一手活動了筷子，扒了兩三口飯，忽然，一個特別大的聲浪在腦子裏響了起來：「公司裏想辭退三兩個人。我被辭掉的可能性最大。因爲我年老，因爲我是個不被重視的中文書記，因爲我沒有靠山。」聲浪愈來愈大，愈來愈鼓噪着：「我被辭退的可能性最大！我被辭退的可能性最大！我該怎麼辦呢？我該怎麼辦呢？」

兩個尚在小學唸書的孩子因為爭着碗中最後一顆肉丸而爭吵了起來，一個嚷道：

「這粒肉丸是我先看到的，我要！」

另一個已經把肉丸夾到咀邊：「是我先夾到的！我吃！」說完，把肉丸骨碌地一口吞下了！那個夾不到肉丸的孩子哭了起來，叫嚷着說：「媽媽，你看哥哥欺負我，吃掉了我的肉丸。」

「死鬼！棺材仔！爭甚麼肉丸，一百年沒有吃過肉丸嗎？」媽媽生氣了，尖着嗓子罵道。

陳順民在沉思中被這場爭吵罵聲喚回到現實，他兩眼發直地，木然地放下了手中的碗筷，長歎了一聲，站了起來，離開餐桌，離開廚房，漫不經心地踱出了亞答厝。佇立在門口，腦子裏的聲音仍然在鼓噪：「我被辭退的可能性最大！該怎麼辦呢？要是被辭退了，我這一家老小，豈不是要活活餓死嗎？我這把年紀了，只懂得記中文賬，叫我上那兒去找份工作呢？有誰要聘請我呢？」

夜來了。大地披上了黑色的大斗篷。陳順民呆坐在門口，心裏說：「我一定得想辦法！我不能失去目前的工作！」

③

第二天是星期六。大清早，順民手裏挽着一個禮物籃。籃子裏裝着的東西計有：阿華田一罐，英國利物浦舶來餅乾一大盒，三幾罐罐頭食品，另外還有四個大紅橘子，四個青翠的蘋果；來到了一列磚瓦之中的一間。「篤、篤、篤、篤。」他叩着門。沒有人應門。「篤、篤、篤、篤。」他再叩門，門終於吱呀地開了。一個滿面睡意，蓬着頭髮的家庭主婦站在門口。

「啊！是順民伯啊！真會早哩！」那蓬頭的女人目光停留在陳順民手中的禮物籃上，看到了籃子裏的阿華田，也看到了紅紅綠綠的蘋果和桔子，臉上立刻堆滿笑容，口裏說：「請進來坐啊！」一邊往屋裏叫道：「阿張啊！順民來探你啊！」

陳順民被請進了門裏，門裏便是客廳。陳順民便在客廳裏的沙發上坐下。婦人接過陳順民手中的禮物籃，口裏說：「順民伯，你太破費了！熟人嘛，這些東西還是留給孩子們吃罷！」可是，她到底沒有把禮物籃交回陳順民手中。陳順民望着她搖着母鴨般的屁股，目送着她走進房子裏。片刻，一個矮胖的中年人，身上只穿着背心睡褲，也蓬着頭，滿面睡意地走出房子，朝向陳順民說：「是你啊，老陳。可真會早啊！我昨晚打了八圈麻將，過了二點才回來呢！呵呵！」他打了個呵欠說：「我去洗過臉才來，你先坐坐！」

陳順民坐在客廳中。客廳中有一面掛鐘，掛鐘滴滴搭搭地走了十五分鐘，原先開門的那個婦人捧出一杯美祿來。「請吃水啊，順民伯。」然後，陳順民如被扔在客廳中，只不過面前多了一杯美祿。掛鐘又滴滴搭搭地走了十五分鐘。那個矮胖的中年人才走了出來，咀角上還有牙膏的痕跡。他走到陳順民面前，坐在另一張沙發中。

一陣寒暄過去了。

「張財政，我想打聽一下：公司裏要裁的是誰？會不會是我？」陳順民緊張地，把要說的話全部說了出來。

「這個嗎？」他用右手抓了一抓下巴，一邊用目光在陳順民臉上掃射了一番，然後啓口了，說：「我也不太清楚，至於你——」

「張財政，」陳順民自覺心臟跳動得太過快，雙手伸出去，抓住張財政的膊路，說：「無功勞，總算還稱職！請你無論如何幫幫忙，把我留住。你知道，現在人浮於事，我一旦失業了，一家七口就會餓死的！」

「無功勞，總算還稱職！請你無論如何幫幫忙，在董事部替我說幾句好話！我在公司裏做了十三年了，雖然沒有功勞，總算還稱職！請你無論如何幫幫忙，把我留住。你知道，現在人浮於事，我一旦失業了，一家七口就會餓死的！」

「在董事部面前替你說話，那個當然！我一向替你說話的！我們到底是老同事嘛！不過你老兄年紀較大，又只懂得記中文賬，倒有點這個，這個——麻煩！呃——嗯，這樣罷，今晚我帶你去見我的妻舅劉董事罷。他是董事長的兒侄，只要他肯替你說話，包管不會出岔子的！」

「好的，好的，謝謝您！」陳順民像是在大流中漂蕩的災民，突然抓到一塊木板，感激地說。眼眶裡閃着淚珠的光。

「不過，呃，這個，這個——劉董事的人你是知道的，他最喜歡喝酒。今晚，你最好能準備兩瓶V.S.O.P。嗯，記得，嗯？」

「好的，好的，我一定不會忘記。」

「O.K.」張財政滿意地說：「今晚七點半你先到這裡來，我再開車送你去！」

「好的，好的，謝謝您！」

又是月底。發薪日。

大發有限公司的辦公室中又恢復了往昔發薪日的熱鬧氣氛。僱員們之中，除了那三個沒有接到留任書的職員在垂頭喪氣之外，其他的人臉上恢復了光彩。大家的談話又是顯得特別高昂响亮。

「原來是——原來是這三個推銷員被辭退哩！」有人目送着那三個被辭退的職員走出了公司，說。

「是啊！我早就料到是他們——噓，聽說他們三個人暗中吃公司的錢，董事部一來因為缺乏証據，二來因為他們三個人都和董事中的某些人有親戚關係，所以不能不要花樣，才能把他們辭掉了！」另一個說，大有「消息靈通」之勢。

「哼！害我們受了一場虛驚！真是！」另一個拍拍手中的留任書，叫道。

陳順民最後一個走出會計室，他先在會計室門口算算這個月的薪水，雖然因為三番兩次爲了送禮而透支，只剩下一百零三元了，可是他的腦子裡十分平靜。他一邊把那一百零三元塞進口袋裡，一邊望了望另一手中執着的留任書，咀邊有了笑意。

當他要進入辦公室之時，張財政剛好經過，拍拍他的肩膀，說：「怎樣？老陳！一切包在我身上！」

陳順民連忙鞠躬行禮，口裡連聲說：「謝謝，謝謝！」

其實，此刻他已經放心。到底包在誰人的身上，他也無暇去想。只是他腦中清楚地知道：「這個對董事部具有影响力的人，是千萬不能得罪啊！」

一九六六年二月廿二日

文明相親

(一)
我的房東先生孫先生是一個小學教師，他的太太是一個裁縫師。他們都是過了卅歲的人了，有三個子女，長子已經是小學一年級生了。像這樣一個小家庭，可算是相當的幸福了。

孫先生夫婦對人都很和善，很會交朋友，對朋友有些過份熱心，所以朋友很多。常有許多朋友來來往往，所以屋子裡週時都十分熱鬧。孫先生因為在小學裡任教，所以他的朋友多數是他的同行，孫太太在一家裁縫店裡頭當「頭手」，交際本領比先生還要高，所以來往的，不單是裁縫店的女職員，連美容院飾髮師，名門閨秀，濶太太也都成了她的姐妹淘了。

(二)
孫先生有一位同事張先生。張先生和孫先生同年齡，大約有二十二三歲了，聽說比孫先生還早幾個月來到這個可愛的花花世界。他是一個風趣的人，有一間屋子，一輛二手福士偉根，人長得高高瘦瘦，鼻樑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挺愛開玩笑，而且開得叫人忘了他是個小學教師，而以爲是個馬戲班小丑。他愛看武俠小說，愛打麻將，愛玩十三張。但是這些都和我這篇故事無關，惟一有關係的，是這位行年過了而立之年的張先生，不但還沒有結婚，而且形單影隻，連一位女朋友也沒有。

那天，張先生的二手福士偉根就像往日那樣的停在孫寓門口的小徑上，張先生的笑聲響徹屋頂。孫先生夫婦，張先生和我就坐在客廳上。話題從美國兵兵隊在華受到紅地氈式的歡迎談起，不知後來怎的，孫先生夫婦竟抬槓起來了。起初，孫太太埋怨丈夫不懂禮貌，常常不理睬她的說話。孫先生便訴苦地對我們這兩個王老五說：

「有太太有時真是件苦事，你想，當你想安靜地休憩片刻時，太太却跑來跟你囉囉，任你修養多麼好，也會感到不耐煩啦！而你如果不理她，她便會怪你不懂禮貌了！」

孫太太聽了，正想再說什麼，可是快人快語的張先生却搶先說：

「如果你像武俠小說裡的高手那樣厲害，那麼，你可以點她的啞穴，不就得了嗎？」

我們聽了，都笑了起來。孫先生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有客人來了，可要點她的笑穴哩！」

「這可不成呢！」我說：「如果點了太太的笑穴，老是眯眯笑，客人會錯了意，可就不得了喇！」

我這一說，又把大家說得大笑起來了，當然，張先生的笑聲最刺耳。大家笑完了，孫先生忽然正色地說：

「我說老張，你我年齡相髣，我的大孩子已經入學了，而您老兄還是寡佬一個，這不大好吧！說真的，你該加緊努力，找一個對象了呀！」

每當觸及這個問題，愛笑的張先生不再那麼豁達了，他暗然地說：

「我何嘗不想脫離王老五集團呢？無奈沒有人肯下嫁啊！」

「你的眼界不能太高啊！」孫先生說：「三十二歲了，就算戀愛一年後結婚吧，如果太太堅持來個家庭計劃，那麼，豈不是要四十歲以後才有機會做父親嗎？」

這回，張先生只攤一攤手，聳一聳肩，做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孫太太連忙說：

「張先生，說說你理想中的她的條件吧，說不定我可以聊充紅娘呢！」

「第一個條件是她必須是一個女人，」張先生那股玩世不恭的作風又來了，他說：「年齡嘛，從二十一歲到廿八歲，職業不計，外貌嘛，必須我看了順眼……。」

「算了吧，」我說：「還有這麼一大堆條件啊！再過五年，我包你只賸下第一個條件就行了！」

「你別打岔，」孫太太白了我一眼，說：「我倒有幾個姊妹淘也正在找對象哩！讓我想想看……。」

孫太太想了片刻，便跳了起來，對她丈夫說，但聲音却有意讓在場的各人聽見，「你看若珊怎樣？相當配襯哩！」接着，孫太太便對張先生口若懸河般地介紹這位叫若珊的小姐。她那一篇大話，我若是照錄下來，至少可以寫滿幾張二十乘廿五的稿紙，那時，讀者先生小姐們就算有讀下去的耐心，恐怕也難逃老編的生死斧呢！扼要來說，只得下列一行字：——

「若珊，二十八歲，能幹，一家電髮院的主持人。」

聽完了這一大篇「競選宣言」，張先生只淡淡地說：「她怎樣好也不關我的事，我連上那兒去找她也不知道呢！」

張先生有點躍躍欲試。於是，便決定在下個星期日中午，由孫太太約那位叫若珊的小姐來吃午餐，張先生在快要進餐時，裝作不知道，不速而至，然後，他們便會替他們介紹，然後，他們可以談談，互相看看，然後再約看當天下午的日場電影……。

我知道，又一幕「文明相親」要上演了。

(三)

時光易逝，上個星期所說的下個星期日，一眨眼便蒞臨了。

那天，孫太太一早便起床了，吩咐女傭打掃客廳之後，便上巴利去了。回來時，大包小包的提了不少，還買了一隻割好的雞。我知道孫太太的娘家有一道名菜，那便是「巴東咖厘雞」，今天，準有這個口福。

十一點差七分，客人便來了。那是兩位小姐，因為孫先生在廁所裏，女傭和孫太太在廚房中，所以門鈴響時，便由我開門迎客。我一看見她們，很快地把那位叫若珊的小姐認了出來。她的確是位年近卅的小姐了，長得有些兒瘦削，長型的臉，略高的顴骨，單眼皮，鼻子略嫌大些，而嘴巴也比較大點。最主要的是一副冷峻的神色。陪着她來的是一位十七八歲，穿迷你裙，跳跳蹦蹦的小女孩。後來，我才知道她是若珊的外甥女。

張先生的煞車聲果然到了，快十二點才在孫寓外面響起，仍舊是我開的門。張先生依然是一副西裝皮履，不過那雙少上油的皮鞋，今天着實有了油光。他的頭髮也梳得光光亮亮，髮油多得可以活捕蒼蠅。他的兩隻手都提着東西，右手提的是兩瓶烏狗，左手是兩包滷味和一袋水菓，就像平日我們在一起喝兩杯所買的一樣，我看見烏狗啤，就忍不住吞口水，孫先生也是如此。但張先生一進門便用目光往屋裏搜索着，我眨了眨眼，點了點頭，又作了作手勢，表示人來了，在廚房裏。

孫太太一聽聲音，便迎了出來，做出熱情歡迎的姿態，並尖着嗓子叫嚷着說：

「啊，張先生，你來了啊！真湊巧，今天我這裏有客人，大家就在一塊兒吃飯吧！喲，你買了這麼多東西是幹麼啊？」

孫太太的那副表情，我有點目不忍睹，總之，她不到港台去當女明星，實在是件不智的事，因為她的演技，直追王萊或者高寶樹哩！

孫太太一邊接過張先生左右兩手中的東西，一邊的表情，做手勢，暗示酒不能喝，煙不能抽。

接着，正戲上演了。男女主角和眾配角都被延入客廳，行過見面禮之後，便各就各位。兩位小姐坐各一張沙發，孫先生坐在另一張沙發裏，孫太太抓了把椅子坐在丈夫的傍邊，一副親暱狀，只剩下一張長沙發，自然是讓兩位王老五坐下了。

沉默不到三分鐘，孫太太便開口了，她說：「我們這位許（這時，我們才知道女主角姓許）小姐啊，可真能幹啊，她會裁縫，又會車花，又會做洋裝褲，又會電頭髮，飾髮，

化妝，美容，染指甲，修腳趾甲……樣樣都精……年紀輕輕的，就自創了一間電髮院……真是難得……」

我不知道孫太太的一席話，男女主角能聽多少句進耳裏，只見許小姐低着头，用手在一份南洋週刊上撫摸着；張先生呢？一對四脚蛇眼睛，正在許小姐身上搜索着。

孫太太嘩啦啦地吧許若珊小姐的優點長處介紹完了，又回過頭來介紹張先生了，她說：

「這位張先生啊，是老孫的好朋友呢！年紀輕輕的，就是××小學的副校長了，一個月四五百塊，加上代理保險，少說也有七八百塊錢的入息！最難得的是張先生雖然在交際場所裏吃得開，却沒有沾染上一點惡習：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也不像某些少年得志的人，愛上酒吧和按摩院，一有空，便是躲在屋子裏頭咪書，老孫所買的武俠世界，武俠與歷史，武俠春秋，武與藝，新武術；一買來，便全被他抱回來研究了……」

孫太太為張先生所作的這一番宣傳，若不是小心聽，我還以為在數張先生的十大罪狀呢！因為她所說的不良惡習，張先生十九都精通。

孫先生或許耐不住太太的疲勞轟炸，所以靜悄悄地打開一包香煙來，習慣地送到我和張先生面前，我們都各自抽了一枝，咬在嘴裏，讓孫先生燃上了火。

我在點火的時候，偷偷瞥了那兩位小姐一眼。許小姐仍舊一副神聖不可侵的模樣，但她的外甥女却抿着嘴在笑，一臉孔古怪而又有神色的神色。

場面很僵。但是，立刻便緩和了，因為女傭喊開飯了。於是，主人家又客氣的請大家入席了。

在餐席邊，大家又為座位的問題而費了一些周章，你推我讓之下，張先生被排在小姐身邊了，看看是和許小姐並坐了，誰知許小姐手一拉，把外甥女拉來張先生身邊坐下，自己却換在孫太太身邊坐了下來。

開飯了，菜餚十分豐富。主菜是孫太太拿手好戲：「巴東咖里雞」，副菜有肉有魚，加上張先生買來的兩碟鹵味，幾乎是節日的菜餚了。

孫先生一見菜餚這麼豐富，酒蟲在肚子裏作祟了，他連忙離座，把原先張先生帶來的兩瓶烏狗開了，拿出玻璃盃，開了雪櫃的冰凍烏狗啤，替三個大男人都倒滿了啤酒。孫太太雖然一再用眼色暗示不要倒給張先生，但張先生面前的玻璃盃中，還是被灌滿了。孫太太只好說：「有這麼好的餸，喝點酒是應該的，張先生，你也該破例喝一點。」

這一頓飯吃得很覺，原因是兩位小姐吃得很慢，又不大開口，問一句答一句的；我們三個大男人，由於有小姐在座，某一些笑話說不出來，酒也不好意思大口的灌。所以，氣氛真糟糕。

許小姐吃得很少。只見她夾了幾次菜，喝了幾口湯，一小碗的飯吃下去了，便不再添，說了句客套，離座了。接着，她的外甥女也離座了。桌上只剩下我們三個大男人時，張先生忽然發了狠，把桌上剩下的半瓶烏狗，倒進自己杯中，倒進他的喉嚨裏去了。

於是，大家又回到客廳上，我有點頭暈，斜靠在沙發背養神。張先生似乎鼓足了勇氣，開口說：

「許小姐常看電影嗎？」

「有時也看的。」許小姐說，聲音很低。

「今天國泰有一部單刀客大戰盲俠，等下我請大家一齊去看，許小姐也賞臉，好嗎？」

「啊，」許小姐說：「我從來不看武俠片的！」

「那麼，改看一部片好嗎？」張先生涎着臉說：「麗士戲院的大賊也不壞，那是烏馬沙立夫和尙保羅貝蒙多主演的，天大的好片，千萬不能錯過！」

「啊，」許小姐縳着眉頭，說：「對不起，我看不慣西片。」

「這樣吧，」張先生緊張地，哀求似地說：「勝利戲院正在放映湯蘭花的負心的人，」

很多人看了都說好，無論如何請許小姐賞個臉——當然，孫先生，孫太太，黎先生……閣下請請！」

孫太太正想開口幫腔，誰知只見許若珊小姐搖了搖頭，斬釘截鐵地說：

「對不起，張先生，我今晚不得空，再說我外甥女也要上補習課，改次再奉陪罷！」

「也好。」張先生看見大勢已定，只攤攤手，作了個無可奈何的姿態，然後，便和孫先生談論他的單刀客與大賊去了。

過了一會，孫先生和張先生終於決定早場去看「單刀客大戰盲俠」，再接下去看下場的「大賊」。然後，兩個大男人便向大家道別，揚長而去了。

我因為喝了點啤酒，有些頭暈，便沒有跟他們一道去看電影，接着，我也就回到了房間去休息。

我剛剛往枕頭上靠了下來，便聽見客廳裡兩個女人在談論張先生。先是孫太太打開話匣子，只聽見她試探地問道：

「若珊，你看，張先生這個人怎樣？」

「他呀，」許若珊說：「人那麼瘦，那麼愛喝酒，又抽那麼多煙，多半不是個好東西——再說，我看見他那麼瘦，又不時乾咳，說不定還是個癆病鬼呢！」

「病大概是沒有病，」孫太太的聲音，顯然是看風轉舵了，只聽她說：「不過，人倒是有點兒吊兒郎當的！算了罷，改次大姐再給你介紹一個更理想的！」

「嗯，大姐，你又來了，」許若珊帶着幾份羞澀的聲音說：「我才不要呢！人家才二十八歲，還小嘛！」

然後，許若珊帶着她的外甥女告別了。接着，孫太太走進了廚房，從廚房裡傳來了她哼着小調和嘩啦啦的水聲和碗碟擊撞的聲音……

過了兩天，張先生又在孫家的客廳裡出現了，依舊是豪朗的笑聲，依舊是風趣的談吐。過了一會，孫太太從外面回來了，張先生立刻開門見山地問道：

「大嫂，那位許若珊，她……她說了什麼沒有？」

「她可沒說您什麼呀，」孫太太婉轉地說：「不過，她說她還小呢，才廿八歲，不急

着物色對象！」

「哦，二十八歲的老小姐了，還自以為小呢！」張先生聽了，忽然尖聲地說：「我看

她呀，一副老處女型，人又瘦，又小家氣，哼，哼……。」

「啊，別那麼缺德啦，」孫太太打斷他的話頭，說：「算了吧，下次大嫂再給您介

紹一個更理想的罷！」

「謝過大嫂，小生這廂有禮了！」張先生忽然做了一個大戲裡的動作和表情，說了一

句道白，然後，對着坐在一旁的孫先生說：

「老孫，我看您還是到小店裡去拿兩枝黑狗吧，我這就去買點滷味！」

(寫於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六日下午)
(重修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傍晚)

失

(一)
早晨九點才過了五分鐘，「萬象」美術廣告公司的美術主任胡志高推開彈簧門走進辦公室來，雜役小陳便尖着嗓子叫道：

「胡先生，經理剛剛交代：叫你一來便到經理室去一趟。」

胡志高聳聳肩，咀裏吹了一聲口哨，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心裏暗想：「這老傢伙，難道又有什麼花樣嗎？」想着，雙腳也朝着裏面的經理室走去。

敲了門，隨着經理叫喊「進來」的聲音，他推開了經理室門，走了進去，經理一見是他，立刻裝出一副極其關心而籠罩着悲傷的面貌，用低沉的聲音說：

「胡先生，剛剛你姐夫從蘇坡打了長途電話來，說令堂病得很厲害，要你立刻回去！最後那句話，更象是很難爲地才能說出口來。」

胡志高的心湖上起了一陣波動，但立刻就平靜了下來，他說：「我早就預料到的，沒想到會這麼快！」

經理似乎對他那副鎮靜的神色感到不滿意，他說：

「怎麼，你早就預料到嗎？令堂有多大年紀啊！患的是什麼病？」

胡志高仍舊很平靜地說：

「當然是可以預料到的——六十八歲的人了，而且患的又是癌症。」

「哦！」經理漫長地應道，心中仍舊不能感到滿意地說：「怎麼沒聽你說過呢？有多久了——你怎麼也沒有回去看她呢？」

胡志高仍舊不經意的回答：

「大約有半年多了，我沒有回去看她——因為回去也救不了她，是癌症啊，我又有什麼辦法？這幾年來，我每個月都寄了一筆錢給她，她的生活上是不會有所欠缺的；這樣，她的晚年也該過得不錯了——老太婆了，她的願望也不外是希望我能夠自立，賺一點錢，她能夠有一碗飯吃，可以享享清福。我沒有令她失望，她相信也一定很感到滿足的。」

經理不再說什麼話，雖然他的心中仍舊有許多不愉快的想法，但是，他說：

「那麼，你應該趕快回去吧，也許她正在渴望着見你最後的一面哩！」

胡志高應諾了一聲，說：「我要告假兩天了。我想大約在兩天的工夫便能把後事搞好的，那麼我第三天便回公司。」

經理却慷慨地說：「不要緊，你忙你的吧，等一切事情忙完了再來不遲！」

可是，胡志高仍舊固執地說：

「人一旦死了，只要將身後事理好了便算，我想不必因為這事而就誤太多的時間，何況蘭氏香烟公司的大幅廣告還要我親自去畫呢！總之，我儘趕快回來便是了！」

經理不說什麼，胡志高也便退了出來。

(二)

從公司出來，胡志高望了一望錶，心裏想：還早呢，才九點半而已。從吉隆坡到麻坡，三個鐘頭就儘夠了，我得去交代走後的事情，還有全國畫家常年展覽會繳稿的期限也只剩下今明兩天了，我得在回到麻坡以前把作品送走。」

於是，他走進了汽車，先開回寓所去，把銀行存摺帶好再把他的三幅美術作品搬上汽車。然後再開了出來，先到馬來亞銀行去領了一筆現款，再把作品送到藝美協會的收件處去，辦好參加「美展」的手續；順途，他又到市街上正在做油漆工作的大幅香烟廣告下去通知他的助手先把油漆工作搞好，其他的等他回來再說。助手對他的突然想到回家而感到驚異，但他只要輕描淡寫地說：「我母親快死了，我得回去料理後事啊！」

然後，他終於將汽車開出市區外，朝向南下的公路開去——這時，手錶上已經是十一點鐘了。

車漸漸離開了蕉賴律，離開吉隆坡市也越來越遠了。

公路，蜿蜒曲折得像一條蟒蛇而張開了大嘴，將汽車吞噬了。風呼呼地從身邊擦過，一路上的寂寞，使到胡志高的心靈在說話。

他一邊駕御着駕駛盤，小心着公路上的轉彎曲折，一邊聆聽着心靈所說的話。

「志高，你真太沒有良心了！連母親快要死了，你還一點也不感到傷心！你，這算是一個人嗎？」

他沒有爲自己辯白，再繼續聆聽下去：

「志高你也不想一想：你父親在你五歲那一年便死了，撇下你母親，姐姐和你三人；從那時候起，母親便挑負起一家生活的重担，她當了小販、賣過糕粿，賣過冰水和雪糕；當過傭人，爲人家洗衣服看孩子，最容易才把姐姐和你養育成人；尤其是你，在那麼窮困的日子裏，她寧願讓自己挨餓，一心一意地栽培你，讓你進學校受教育，又供你唸中學。可是，你自己却不掙氣，連初中也唸不來，後來，因爲全部功課中只有美術一科比較拿手，又設法供你到星洲去唸美專，好容易地讓你唸完了美專，找到了工作，可是，這些年來，你不但不能接她來住在一塊兒，把她拋在姐夫家裏，而且，連年節也懶得回去探望她。你說：這是一個叫做人的動物所應該有的行爲嗎？」

胡志高聽到這裏，心裏有點發酸，臉頰也有點熱辣辣的感覺了。可是，過了少頃，他便立刻在爲自己辯護了，他心裏在說：

「不錯，我母親對我的恩惠是無窮盡的！可是，這些年來，我對待她也真不錯了！

我到吉隆坡來工作，起初是人地生疏，加上缺乏經驗，在美術廣告公司裏像一顆皮球似的，被這家公司踢過來，又被那家踢過去；連自己三殮的飽暖都成了問題，又怎能照顧到她呢？」

「幸虧我自己的努力，加上對人事上的應付還有那麼幾套，總算在廣告界裏漸漸有點地位，可是，我還沒有真正的站起來啊！爲了我的事業，我的前途，我不能不努力去結識一些有名譽又有地位的人，我也不能不設法搞紅我的名字，去參加什麼藝展啦、比賽啦！我又怎麼能接一個土裏土氣的老婆婆來一起住呢？」

「我這些年來又沒有虧待她，她住在姐夫姐姐的家裏，有人照顧，遠比跟在外頭過着不安定的生活強得多；我每個月都寄一百塊錢給她，整整寄了兩年多。一百塊錢一個月；對一個老太婆來說，已是太多了，她是可以過相當舒服的生活了。我又有什麼地方對不起她呢？」

胡志高想到這裏，心裏就放寬了許多，臉頰也不再熱辣辣的感覺了，他最後結論地說：

「她病了，年紀大了的人又有那個不病呢？更何況是得了癌症，那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可好了，她總算有了一個歸宿，也便得到解脫了，這對我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想到這裏，他心裏感到一陣舒暢，自然地加快了汽車的速度。

(三)

過了渡，他把汽車沿着河開向那通往平民住宅區的馬路去。不久，車已來到一條緊接在馬路邊的紅土路，在他來說那是一條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小徑了。他把汽車停放在路旁樹蔭下，大跨着步，朝小徑踏去。

這時，他已經可以望見姐夫住的那一間矮小的亞答厝了，心中不禁忐忑地跳動。他舉目一望，厝前正堆放着十幾輛腳車，顯示着屋子裏擠滿了人；更接近一些時，他已經可以聽到屋子裏噪雜的聲音，門口還有人張望着。

他終於來到亞答厝門前，這時屋子裏有一個人發現了他，更高聲叫道：「好了，他

了他一眼，咀裏埋怨地說：「怎麼回來的這麼遲？她正等着呢！」此外，還有三四張咀在說話，胡志高沒心情地聽他們說些什麼，但約略知道也是在責怪他太遲回來了。

他走在前面，那些人緊跟着他，他在走到屋後的小室門口，一望，母親正躺在木板床上，似乎是昏睡了過去，傍邊坐着的是他的姐姐，還有三幾個老太婆，幾個外甥們也呆呆地倚在門外牆邊，眼角都掛着淚痕。他走進去，姐姐一見了他，哇的一聲哭響了起來，一邊帶着責備的口氣說：「怎麼這樣遲回來呢！她等着你，不肯走呢！她早些時候還痛得厲害，現在好像昏了……。」

胡志高也蹲了下來，凝望着母親，咀裏自然而然地叫了一聲：「媽。」昏死去的老人經過一番努力，好容易地微張開眼睛，右手好不容易才舉高了一些，指着志高，又指指姐姐，又指指她的腰間，又在空中揮動了一下，便把頭一歪，完全昏死了過去。

姐姐號啕大哭了起來，幾個外甥也搶門進來，跪的床前哭着，房裏那幾個老婦人，也抽起了衣裾哭泣着。志高感到一陣迷惘，但他卻沒有哭，也沒有淚。

姐姐哭了一陣，用手把鼻涕擰掉，哽咽着說：「最近幾天來，她日夜痛得不能安寧，又想着你回來……寫信催你回來，你又忙着公事……剛才她指指你，指指我，又指指褲頭，是要我轉告你……她褲頭有一筆錢，大約有二千元左右，都是你這兩年寄回來的，她連一分也捨不得花，她說你還沒有娶親，一個人在外頭沒人照顧，三餐也不能按時吃……所以……她要把你辛辛苦苦賺來的錢積起來給你娶親……就是病了連針也不肯去打……早幾個月要是你肯回來，聽她的話娶一個妻子，那麼，今天她就會滿意地去……。」

姐姐的話還沒有說完，胡志高的心中已像有千萬枝針在猛刺着，他忽然感到，他失去了一切，連整個世界也失去了……。

胡志高跪了下來，哭倒在母親的屍體上，像一個小孩子一般的大哭起來……。

打獵

「我一定得設法加入射擊公會。」這是商業銀行儲蓄部新職員徐自強的心願。這個心願，打從他進入銀行工作兩個月後，便在他的心田裡萌芽，至今，已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了。下午射擊比賽，抑或狩獵的節目時，以及每個星期一早上，那些參加射擊或狩獵回來的同事，在向其他同事炫耀着戰績的時候，總使他聽得神往。於是，他更加強了他的決心。於是，他頻頻向那幾位同事打聽入會的條件及手續，央求他們作爲介紹人，俾使自已如願以償。成爲一名射擊公會的正式會員。

(二)

徐自強是一個廿一歲的青年，不過若是以實際的計算法計算，他却只不過是一個十九歲另三個月的大孩子。他像一般的年輕人一樣，健康，好動，富有冒險精神；同時，尙有一個特點，可能是同年齡的大孩子所缺少的，那便是思想有早熟的趨向，而且有強烈的進取心，當然，這種進取心，又是有許多種類的，而他，不過是其中的一類而已。

徐自強來自一個屬於下層階級的家庭。他的父母親是一個年近五十的碼頭工友，雖然

一天忙到晚上的代價是十幾塊錢，可是，却有十一名子女：徐自強是長子，其他十名自八九歲下至三歲，其中有兩名在中學求學，四名在國民型小學就讀，所以經濟一點也不寬裕。徐自強自幼有點小聰明，又肯努力求學，所以在華文小學畢業以後，便被他的父親以「學

雜費較爲低廉，將來出路較爲廣闊一的理由下送入英文中學就讀。前年修完九號班，參加九號文憑考試，去年放榜時，他便是一個擁有甲等九號文憑資格的知識份子了。

經過幾個月的奔波，最後，他終於靠了一位遠房伯父的保荐而進入了這家商業銀行，當了儲蓄部的職員。雖然職位不高，薪水不豐，但是，以一個年輕的剛畢業學生，又沒有什麼靠山，而能廁身於金融機構中任職，也是一件令人欽羨的事了；何況，銀行界的陞遷機會很多，加薪率也很大，總之，在徐家來說，這已是一件足以光耀門楣的事了。

從徐自強到銀行來上班的一天，他的家人便把一部份的希望託付在他的肩上，希望他能在崗位上闖出天下來，替父親分担一部份的責任。徐自強也十分明白肩上的責任，但是他，他有他的想法。

到銀行工作後，徐自強便覺察到，原來在銀行裡的人事關係十分複雜；許多同事都有着輝煌的背景，不是董事的兒女，便是媳婦，再不是子侄。文憑的等級和辦事的才幹，似乎不被人們所重視，譬如他的上司，儲蓄部主任，聽說連初級文憑考試也通不過，常常連客戶的拼音名字也唸不出來，他加入銀行工作後的第二個月初，一位主任被調陞入他地去當分行經理了，徐自強打聽之後，他知道那人也不過是個第三等的九號文憑擁有者，所不同的，是他與一位大股東的千金結了婚。

所以，在銀行裏，他處處畢恭畢敬，想搞好人事關係。在生活圈子裏，他却處處顯示出，他是個今非昔比的人了。如今，他是一個躋入上流社會的上流人了。

不久，他遂發現，幾乎所有的同事，在業餘時間，都有一些上流人的玩意兒。最顯著的，便是加入射擊公會爲會員，用射擊與狩獵來度過週日假期。銀行裏有不少同事是該會的會員，譬如他那位初級文憑試屢試不中的主任，正副經理，會計主任，出納主任……都是。聽說，射擊公會的會員都是非富即貴的人物，連一些皇族也是，還有醫生，律師……

……總之，一句話交代清楚：全是上流人。於是，他便蠢蠢欲動，想加入爲會員。

徐自強終於加入射擊公會了，那是在他進入商業銀行工作的六個月後。他的謙恭，終於贏得了一些上司的心，在儲蓄部主任和出納部主任的介紹下，他繳納了二十塊錢的入會基金和廿四塊錢的全年月捐之後，他終於獲得了一張會員証。這對他來說，興奮毫不比守財奴發現寶藏之下。從此，每逢週末下午，他便到射擊公會的場地裏去消磨一個下午；遇到有人到森林裏去狩獵，也會跟着大夥兒去湊熱鬧。

射擊公會的正會長是龔醫生，那是一位自設私家藥房的醫生，副會長便是銀行的正經理。此外，一些實業家，成功的商人，英文中學校長，也在理事會裏擔任了要職。每逢週末例假，這些人中的大部份人士，便會出現於那設在郊外的場地裏。他們談生意，談股票，談小電影，談吧女，談小老婆……雖然偶而也放放槍，但，多數的時間，都是手裏拿着酒盃，喝香板，喝奧達，喝拿破崙，喝人馬標……他們在酒裏加七喜，加薑水……比功夫，似乎比槍法更加有心得。徐自強周旋在他們之間，活像是一個馬戲班裏，畫花臉的小丑，他們的任何談論，在他聽來，都是那麼的新奇，那麼的有趣；但是，他們對這年輕人，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趣，雖然，當他們喝酒時缺少了冰塊，想到要買點餛飩料時，他對他們來說，就十分的重要了。因為，那些體內有着太多脂肪的中年人，一般都是不大好動的，於是，這個差使就落在徐自強身上，接過其中一人的汽車鑰匙，他便貼貼服服地駕進市區裏去……

徐自強沒有槍，原因是他無法弄到槍執照，再說，他的槍法比任何射擊公會的成員還要充足，加上毫無經驗，所以，每一回的狩獵，他只有當跟班的份，從未有機會顯示一下身法——假如有的話。但是，他幾乎從未錯過每一個出獵用機會。在森林中，他像平日出現在西方探險狩獵影片中的黑人一般，不是替獵人們牽牽獵犬，便是拿着巴冷刀當開路先鋒，斬除路上的阻礙物。

獵人們有各種的獵物，在菓子成熟的季節裏，他們獵菓子狸，打蝙蝠；在有山猪出沒的地方，他們獵山猪，最平常的是打猴子；有時候，他們會幸運地打到野牛或者野鹿，雖然，那些動物都是違禁狩獵的，但是，法律在他們來說，似乎沒有太大的威力，他們之中有律師會員，再說，山高皇帝遠，誰管得着呢？

狩獵歸來，獵人們個個成了老饕。別看他們個個是斯文的紳士，但是，說到吃來，他們的本事也是第一流的，獵物身體上重要的部份，常常是那幾位要員的禁嚮，獵物一到手，他們便會動手割下，譬如其中幾位營有金屋的獵人，個個都曉得野味能壯陽補腎，特別是獵到了一兩隻雄鹿；那麼那條「壯陽補腎」的鹿鞭，一眨眼之間，便會不翼而飛了，然後，他們滿載而歸，回到射擊公會的場地，燒起爐灶，拿出鑊鍋，炒蒸燉煮，一件一件來。徐自強沒有他們的功夫，但是，生火，割宰，洗滌這些瑣事，却也做得頭頭是道。

當獵物成爲盤中佳餚的時候，獵人們便開了幾十年的上酒，大塊肉，大口酒地，豪邁地吃喝起來。有時，他們也會湊興地來一點餘興。譬如，有一次，打到一隻大猴子，由於傷不在要點，沒有當場死掉，獵人之中有三幾個忽然想到吃生猴腦的，於是，便把受傷的猴子帶了回來，綁在木柱上，在猴子的頭上開了小洞，一匙一匙的勺出猴腦來，滲了上酒吃下。那猴子居然還會眨眼睛。衆獵人看了大樂，一個忽然指着徐自強說：「瞧，這Monkey睜睛的模樣，完全和徐自強一樣啊！」於是，大家便開懷地附和着，從此，徐自強的名字前面，便多了一個字，變成Monkey 徐自強。

但是，徐自強一點也不以爲忤。相反地，他常自以爲榮。由於周旋於那些上流紳士之間，他疏遠了舊日的朋友，那一些駕霸王車，抬貨物工友，當無牌小販的鄰居們，他越看越不順眼了。在父母和親友面前，他有意無意地炫耀着他那些射擊和打獵的節目，以及那一批衣冠楚楚的紳士。不久，他的媽媽便四處對鄰居們說：「我們的阿強呀，所交陪的朋友都是有名望的人物啊！阿什也公醫生，銀行經理，狀師……：籠總和他有交陪啊！」他的父親聽到這些話，也會捋一捋沒有鬍鬚的下巴，微笑地點點頭，彷彿看到兒子，在這一羣人中，鶴立雞群的模樣。

那天黃昏，徐自強自銀行下班回到家裏，就聽見五歲大的妹妹倒在床上呻吟哀哭。父親到附近的中藥店去買風痧丸，母親在床邊替妹妹擦抹荳蔻油。一問，才知道妹妹腹痛。他想，或許是多喝了凍水，或者不消化所引起的，也不以為意。後來，妹妹吃了風痧丸和止痛藥，抹了荳蔻油，許是較為安適，許是哭倦了，便入睡了。

後來，一直沒有太大的變化，一直到凌晨一時許，他被家人的騷動聲和妹妹的痛哭叫喊聲驚醒。起床一看，妹妹口吐白沫，手脚抽搐着，全身冰冷，不住的翻轉身體，一看，事態相當危急。於是，射擊公會的會長龔醫生的影子，立刻在腦子裏浮現。他立刻掏出了記事冊，找到了龔家的電話號碼，到電話亭裏去打電話。但是，打了半天，老是打不通。最後，他只好向鄰居借了電單車，直駛到龔家去。

在狺狺的狼狗狂吠聲中，龔家的阿嬌開了門，把他帶進了客廳。要不是他過去來過幾次，阿嬌肯不肯開門讓他進來，或許還大有問題呢！他急不及待地問道：「爲什麼我打了半天電話，老沒接通呢？」阿嬌指着一隅的電話說：「我們的電話，過了半夜，都是掛起聽筒的，因爲醫生不喜歡半夜打擾的病人！」

好一會，龔醫生才姍姍地從樓上下來，滿臉不高興的樣子。一見是徐自強，便問：「Monkey，什麼事？」聲音冷漠得令人打寒噤。徐自強立刻說：「我妹妹肚子痛得厲害，請您去看看！」

「爲什麼不送進中央醫院？」龔醫生還是那麼冷漠。

「因爲，呃，因爲你比較，呃，高明——」徐自強期期艾艾地說：「再說，中央醫院沒有醫生證明書，又沒有人介紹，恐怕也不會收的！」

醫生問明了病狀，皺一皺眉頭，然後才決定到徐家去看看。

當醫生的汽車駛到徐自強居住的那一區的小路口時，他只好下車，徒步前進。一路上嚼咕着，徐自強約略可以聽出他是在埋怨路太小，又太暗，擔心有蛇或野狗。

醫生進入徐家時，徐家已擠了一屋子的人，都是鄰居那些販夫走卒，他們正在談論孩子的病情，並夾着幾句埋怨醫生來得太遲的話語。

醫生翻翻病童的眼皮，按按她的腹部，又用聽診器聽診了一會，然後用手在空間做了一個捲動的手勢，說：

「是，這個，這個，呃，這個……。」

「是不是絞腸痧？」一位鄰居中年婦女看了醫生的手勢，問道。

「呃，是的，是的，」醫生說：「要立刻送進中央醫院，立刻，很危險的！」

於是，醫生坐了下來，開了一張證明書，交給徐自強，徐自強機械式地問：

「Dr. Kong，這個診金，要多少錢？」

「三十塊，」龔醫生伸出三個手指說：「十二點以後，我要五十塊，你是朋友，三十塊好了。」

徐自強心裡原以為龔醫生會說一句：「不必。」或是「隨便你」，誰知他真的開了一個不少數目，只好忍痛付給他。

醫生接過診金，站起身了要走了。徐自強追上前，懇求着說：「Dr. Kong，您能不能順便送我們到中央醫院去？」

「No, No, Sorry, Sorry！」龔醫生擺擺手，說：「明天我還要工作，要回去休息了。你自己找輛德士，還是三輪車吧！」

送走了醫生，徐自強心裡真不知道要到那裡去找一輛德士，誰知道他回到家門口，父親已抱了妹妹出來，身後跟了母親和弟妹。不一會，有汽車引擎發動聲在耳際響起了，原來那位駕霸王車的鄰居自告奮勇，解決了載送的難題。

妹妹在中央醫院動了手術，留醫了廿三天，終於痊愈出院了。當然，妹妹的痊愈，使全家人恢復了歡欣，可是，徐自強心中，却老是鬱鬱不樂。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不樂呢，他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時光易逝，一個多月的時間又成了過去了。這一天，正是月底，銀行裏擠滿了人，因為除了往日的顧客以外，政府機關的僱員和各民族學校教師正在這個時候發薪，許多人都拿了現領支票來兌現，徐自強也兼理這些支票的接受與註冊工作，所以忙得不可開交。正在這個時候，一個電話來了，他只得抽身去接。聽完了電話，他幾乎呆如木雞了。原來那電話是他父親的同行打來的，他的父親工作時，被貨物壓傷了，已經送入中央醫院去，要他立刻回去商量一切。

當他從激動中恢復平靜時，連忙進入經理室去向經理告半天假。但是，經理却拒絕了他的請求，他說：

「你沒有看到外面那麼多人嗎？你在，還得忙到下午三點關門後，如果你請了假，那麼誰來替你工作呢？」

徐自強快快地回到工作的部門，內心的不安，使他叫錯了幾個名字，寫錯了幾個數目字，當然，又挨了那位初級文憑屢試不中的上司的責罵了。直到一位女打字員發現了他的神色有異時，問明了真相，徵得主任的同意，接替了他的工作之後，他才得以離開銀行，趕到中央醫院去。

病房內外都是聞訊而來慰問的碼頭工友和那群販夫走卒之流的鄰居。大家見他來了，一邊讓路給他走到床邊，一邊把經過告訴他。他這才知道，原來父親今早有些身體不適，恰好抬的是一大箱的五金材料，竟被壓傷了。不過，還好，只是扭傷了背部，腰部和腿部，照過X光，知道內臟沒有損傷。大約留院些時，再出院去。找個鐵打醫生，便能痊愈，

當然，要有好一陣時間不能工作了。送到醫院來的主要原因是因爲工友們有勞工保險，需要合法醫生的證明，才能領取保險金。

那個下午，徐自強一直逗留在醫院裏，沒有回去上班。醫院開放的時間裏，一批又一批的碼頭工友，鄰居聞訊而來探慰傷者。他們送來了水菓，食品。碼頭工友的職工會負責人還送來了一筆工人捐助的互助金。雖然不過是一百七十二元五角，可却全是工友們的血汗錢，而且，充滿了人間的愛與溫暖。

在往後的日子裏，工友們和鄰居們幾乎每天傍晚都有三幾個來看病，和父親攀談。銀行工會的代表也來過。可是，就從未看見過射擊公會的任何一個會員來過。雖然，徐自強在上班時也曾和那班人見過面。可是，他們連問一聲也沒有。

(六)

又是一個週末的上午了，銀行休息的時間快到了。銀行裏，顧客漸漸稀少了，於是，職員們習慣地交談起來了。

話題漸漸又提到打獵上去了，出納主任口沫橫飛地敘述着昨晚的戰績，他說：

「昨晚，我們開發到廿九支。在那裡，我們有一個驚人的戰績——哪，五隻猴子，一隻山豬，還有一隻最少八十斤重的野鹿！哈，你們猜猜看，這次的鹿鞭給誰割去了？哪，給我們的經理割去了——噓，聽說他最近搞上了一個十七歲的吧女，當然啦，要補一補囉！哈……」

接着，是一片帶有邪意的淫笑。衆人也附和他笑着。

出納主任笑夠了，得意地用眼睛注視着每一個聽衆，瞥見那邊徐自強自顧自地填着表格，理也沒有理，板着脸，有意調和氣氛地說：

「喂，Monkey，你很久沒有來了！今晚要跟我們去Hunting嗎？」

「不——去——了！」徐自強堅決地應道。心裏想：「打獵，射擊，是屬於你們的；而我，却不屬於你們這個圈子的！」

橫財

(一)

「阿英，阿英……」陳慶生來到家門前，還來不及從腳踏車上下來，便高聲嚷着叫喚妻子，但是得不到反應。下了腳車，三步作兩步進了大門，只見三個孩子正在客廳上堆積木，便問：「媽媽呢？」大孩子指向廚房。他於是往廚房裏跑。

「阿英，阿英，爲什麼我叫了老半天，你連應也不應我？」他一手按在廚房的門牆上，一邊上氣接不到下氣地問。

「瞧你高興的樣子，難道是中了萬字票？」妻子正在收拾晚餐時留下來的殘羹碗筷，沒生好氣地說。

「啊哈，你真聰明，正是中了萬字票！」他得意洋洋地說。

「真的？」那個仍舊不相信，連瞧他一眼的勁也沒有，正在用布抹着餐桌。

「難道騙你不成？」他揚揚手中的馬票報，興奮地說：「你瞧瞧馬票報吧，8608，開了頭獎呢！」

「真的？」妻子這回驚喜地，尖聲叫了起來，丟下手中的布塊，過來搶去他手中的馬票報，一邊攤開來尋索着，一邊問：「中了幾塊錢？」

「不多，只中了五角——不過也有一千塊了。」陳慶生興奮未減，說：「媽的，要是早半年開的話，我最少中他一二十千哩！」

說着，腦子裏便浮現出半年前遇到的那場意外來。那天，他從新山乘德士車回來，車到永平路時，差點撞倒橫過馬路的一頭水牛，但却撞到路邊的燈柱，結果德士車的車燈凹陷了，乘客和司機只受了點輕傷，陳慶生只傷了額角，掛了彩，在驚悸之餘，他仍舊不忘發財，於是把德士的車牌8608記了下來。

從那個週末開始，他每逢萬字票期便買這個號碼。起初買二十幾塊，幾期後仍未見開出來，下注便減至十元八元，半年過去了，他的信心已快消失了，誰知這期竟開了頭獎，幸虧他買了五角錢，中了一千塊。

「這個號碼你買了有半年了吧？」妻子問：「本錢也有整千塊吧？」

「是的，買了半年，不過只下了兩三百塊本錢而已，還有賺的——好運既然來了，下次可能中多一點啊！」

(二)

在燈下，陳慶生和妻子坐在沙發上，三個孩子圍在他們身邊。他們仍在興高采烈地談論着中萬字票的事，顯然地，這次的中獎，給他們一家帶來了歡欣。

「領到了錢，至少得分五百塊錢給我。」妻子說：「我嫁給你九年，從未給過我一整筆的款子，人家都有私房錢，我連車水貨賺來的錢還要貼下去買菜呢！」

「五百塊？你以為我中了十千嗎？」陳慶生頗不以爲然地說：「我會分五十塊給你的

「五十塊？」妻子顯然大大的不高興了，說：「你以為我像個小孩子那麼容易打發啊

說：

「好了，好了，我多給你五十元，那已經是全部獎金的十巴仙了啊。」陳慶生擺擺手
「我應該做三幾件褲了，那幾條舊褲已經太窄了，我近來肚子又胖了一些……。」

「爸爸，我要一個會眨眼睛的洋娃娃。」女兒要求地說。

帶來了一片歡笑。

歡笑過後，那個唸一年級的大兒子說：

「我不要洋娃娃，我要電視機！」

「對，我也不要洋娃娃，我也要電視機！」先開口的女兒，修正地說。

。」

「我也要電視機。」小兒子也跟着說：「爸爸，阿興他們有電視機，我們沒有電視機

眼睛中充滿了懇切的要求，望着父親。
「爸爸以前說過：中了萬字就買電視機；現在不是中了嗎？……」大兒子補充着說，

「好，」陳慶生不加思索地說：「我們就買一架電視機吧！」

「好，我們要買電視機了……。」三個孩子歡呼起來，跳躍着叫道。

「買電視機幹麼？」妻子反對着說：「還是存在銀行裏生利息，遇到有便宜的地皮，

買一塊，將來……。」

「存起來？」陳慶生不以爲然地說：「像我們這種人家，一千塊錢不上一個月便會花光的。再說，一千塊能買多少地皮？現在一律地賣多少錢你知道不知道行情？還是花五六百塊買個電視機，另外幾百塊舒服一點花花就是了。」

妻子這回沒有開口，顯然是同意了丈夫的說話。

陳慶生領了一千塊錢獎金，拿出五十塊錢來作賭本，另外買了三四個號碼。然後，到電器店去買了一架十九吋，日本名廠製造的電視機，連裝置天線，花去了將近七百塊錢。交一百塊錢給妻子作「私房錢」，二十塊錢給岳母買點心吃，這樣地，剩下的也就只有百幾十塊錢了。

由於家裏裝了電視機，引起鄰居的注意，加上小孩子們的嘴巴毫無遮攔，三幾天之後，陳慶生中了萬字票的消息便傳開了。

學校中的幾個要好的同事嚷着要他擺酒席請客，陳慶生一邊礙於情面，不好意思拒絕，一邊也由於想出出風頭，於是便答應了。全校同事，包括他本人一共十三人，有汽車的坐汽車，有摩多的坐摩多，放學後便擁至菜館中。十三個人肩並肩，臀靠臀地擠在一張桌子邊，就這麼的嘻嘻哈哈地吃了一餐。一桌酒菜，加上開了一瓶六十年的萬蘭地，連同香煙和汽水，一共吃去了九十八元七角五分。這麼一來，一千塊錢獎金，也就報銷了。

那天，他經過路口那間經常交易的雜貨店時，商店老板竟把他叫進店裏。

「陳先生，聽說你中了萬字啊，？真是恭喜你了，到底有多少錢啊？有十幾千吧？」老板堆滿笑容，作出畢恭畢敬的樣子，大獻殷勤地說。

「沒什麼，一點點而已，不過一千塊錢吧了。」陳慶生一邊回答着，一邊在測度老板真正的目的是甚麼。

「不止吧，聽說是中了頭獎嘛，少說也有三幾千塊錢吧！」那個滿臉疑問地說。

「真的，」陳慶生茫然地回答說：「我只買了五角錢。要是早半年開就好了，這個字我買了半年多了，沒有信心。」

「哦，」那個漸漸把話題扯近了，仍舊滿臉笑容地說：「陳先生，你上次那筆賬，已經有三個多月了……。」

「這個嗎？」陳慶生明瞭對方的用意了，想想口袋中的存款，他說：「月底再說吧！」

「A，這個，陳先生，我們是小本生意，週轉不靈啊，還是請陳先生幫幫忙吧！」那個眼神不定，充滿了好詐，仍舊滿臉笑容說。

「我也手頭不便啊，還是月底——。」

「那裏，那裏，誰不知道陳先生剛發了橫財啊？請高抬貴手，幫幫忙，小店就感謝不盡了！」那個仍舊不肯放過他，緊緊地說。

「這樣嘛——」陳慶生想起妻子那裡的一百塊「私房錢」，心一狠，說：「這條賬是多少钱呢？」

「讓我來瞧瞧。」那個彎着腰，從櫃台裏找出一本又黃又皺的賬簿，翻了一翻，說：「不多，不多，才六十七塊四角錢。」

「好吧，我等一下送來。」

陳慶生說完，大步踏出店外，心裏想：「回家還得費一番口舌呢！」

(四)

陳慶生從學校放學回來，來到屋前，便看到屋前停了一輛陌生的摩多。「是誰來了呢？」他想着，隨即走進了大門。

「啊，阿兄，你放學了？」一個矮個子的中年人從沙發上站起來，迎上前說。一看，那是從二十幾哩外另一個城市出來的堂弟德生。他和德生自幼感情不投緣，長大後也鮮有來往，他教他的書，而德生却聽說在一個城市裏操建築業。看見德生來了，他大大感到意外，但仍舊招呼他坐下。

兩人都往沙發上坐了下來。慶生遞過香煙，劃亮了火柴，替那個點燃了香煙，打開沉默，問：「近來好嗎？」

「還好，還好。」

「還是做建築生意？」

「是的，」那個話題扯開了，接着說：「小資本，小規模，真難做。競爭又厲害，賺錢真不容易啊……。」

「哦，唔，」他茫然地應道，口中吐出一朵濃煙。

「還好靠一幫朋友幫忙，總算有三頓飯好吃啦。比不上你們幹教育工作的，工作輕鬆，薪水固定，又清高，又有保障……。」

「那裡，那裡！」陳慶生口頭應着，心裡想：「他今天跑來，就爲了說這篇好聽的話嗎？」

「最近，」那個用搜索的眼光向客廳四周投射了一遍，繼續說：「我接了一班生意，替警察野戰部隊建築宿舍，這是一大批的生意，建了一組，還有一組……。」

「這樣就有財發了啊！」陳慶生再爲自己點燃了一枝香煙，不經意地應道。

「可是，這要好一筆本錢啊，」那個說：「最近有三兩張期仄，多兩天就到期了，必須在明後天找錢去『塞』，不然的話，被『駁』了，我的信用就完了。」

說到這裏，眼光集中在陳慶生臉上，陳慶生明白了他的來意，故作不知地低下頭，避開了他的目光。

「所以，我想請你幫幫忙，借我五百塊錢——我應付了這個關，最遲十天八天就可以奉還了。」那個緊接着說，現出殷切的目光，停留在對方臉上。

「我那裏來的錢啊！」陳慶生直截了當地說：「我的月薪才三百幾十塊，養這麼一個五口之家，房租伙食雜用就要兩三百元，還有應酬，香煙……。」

「可是你最近發了橫財啊，」那個打斷了話頭，緊迫地說：「大概有一二十千吧！」

「一二十千？」陳慶生睜大了雙眼，說：「告訴你，你也不相信，才一千塊錢，而且早已用光了。」

「不祇吧，」那個不信地，把眼光停留在電視機上，說：「外間傳說你中了一二十千呢！才中一千塊錢，你不會買個電視機的！」

「信不信由你，我真的中了一千，單單買這個電視機就用了七百，加上零零碎碎的，一千塊錢不上三天就花光了。」陳慶生斬釘截鐵地說。

「那麼，無論如何幫忙一兩百塊。」那個仍舊懷着希望說。

「我那裏來的一兩百塊錢借你呢？」陳慶生摸摸口袋說：「不瞞你說：我口袋中還不

到五塊錢呢！」

「——那麼，就暫借五十塊錢應急吧，」那個哀求似地說：「阿兄，我從來沒有向你開過口，你無論如何要幫我一次！」

陳慶生無可奈何地進入廚房，和妻子比手劃腳地談了好一會。妻子走進寢室內，片刻，交給他一小疊散鈔，陳慶生拿着，送到德生面前，塞到他手中，說：

「我實在無法幫忙，這裏二十塊錢，還是你嫂子的菜錢呢！」

那個躊躇了片刻，終於收下了錢，道謝之後，告辭了。接着，引擎發動了，摩多聲漸漸遠去了。

來到了番邦，他便到一個發達了的鄉親店裡去「隆邦」，由於他幼時曾在私塾裡唸過三年古書，略通文墨，於是，便在鄉親店裡當起「財副」。但是，由於水土不服的緣故，所以他患了腳氣病，雙腳時時浮腫起來。同事中有人勸他吸食鴉片，據說有人便是吸了鴉片而把腳氣病治好的，他吸了鴉片之後，腳氣病果然痊癒了，但是，却沾染上了鴉片癮了。

幾年後，他的家鄉鬧了瘟疫，大兒子不幸染病夭折了。他只好設法托水客把妻子和小女兒接來番邦。一家人團聚之後，自然有一番快樂。他和妻子私下商議決定：再苦幹三五年後，積存了一筆款子，便買棹北返，重建家園。誰知，在這個時候，日本軍閥，佔據了他的故國，也毀掉了他們的美夢。在接受慘痛打擊之後的幾年後，他的妻子懷孕了。於是，又再燃起他心中希望的火花來。這時，他已經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了，難免也和常人一般地，希望能獲得一個麟兒，來繼續他家的香火。

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馬來亞淪陷了，他舉家逃難到山芭裡，重過農耕的生活。在這個危險的時期裡，他的妻子分娩了，果然給他生下了一個男孩子。但是，妻子却由於年紀較大，胎前產後失調，再加上沾染了風寒，在病榻上纏綿了八個月之後便逝世了。從此，他只好負起父母二職養育一女一子的責任來。

光復後，他到公司裡復了職，過着比較安定的生活。親友們有人勸他再娶的，但是，他看過不少後娘虐待前妻子女的事實，加上自己年紀已經半百了，所以一直沒有再娶。這麼地，一年一年挨過去了，女兒嫁了人，兒子也唸完了九號班而進入師訓班受訓。就他享清福的日子也接近了，他却積勞成疾而病倒了。他的病相當的複雜；總之，那是屬於老年人的病，風濕，神經衰弱，腳氣病……各種症候都患上了。在他兒子成爲合格教員的九個月前，他便病得不能工作了。靠着女兒的接濟，他總算有三頓飯好吃，也能看幾次醫生，打打針，吃吃藥。九個月過去了，兒子受訓完畢，有了固定的入息，生活也比較安定。但是，病勢却時愈時發，走不動了，吃不下了，總之，是在等時日了。

許多人都勸他，也勸他的兒子趕快娶一個媳婦。人們都說：「財副伯，你辛苦了半輩子了，該要個媳婦來服侍你，享享清福了！」

現在，兒子總算要成親了，今天正是他的吉日。此刻，他們正在大酒店裡歡宴賓客。他猜想那個場面一定很大很熱鬧，因為兒子和媳婦都是在教育界服務，兩人都是合格的英文中學教員，又很會交朋友。但是，他却無法去參加這一次的盛宴，因為這幾天來，他的風濕病復發，腳氣病也來了，正在不良於行的時期……。

一陣的汽車聲，腳步聲，還有人們的歡笑聲在屋外響起了。打斷了老人的思潮。他知道宴席已告結束，賓客們正擁着兒子和媳婦來家中鬧洞房了。

果然，大門開了，屋子裏立刻充滿了噪聲。但是，老人聽來，一點也不覺得厭煩。因為今天，是孩子們一生中最歡欣的日子，也是他一生，盼望又盼望的大好日子。就是再噪雜一些，他也能夠忍受的。

後房的門帘被掀開了，大廳上的燈光瀉了滿地。隨即，有兩三條人影出現在房門口，老人雙眼被燈光炫耀得看不清來人的臉貌，但隨即有說話聲響起了，老人分辨得出是中年婦女的聲音，大約是兒子校中年長的女同事吧。

「阿伯，恭喜，恭喜……」

「阿伯，這下子你可苦出頭了……」

「阿伯，今後要開心些，吃得下要多吃一些，媳婦兒子都會賺錢啊，不好太慳啊……」

「……」

老人聽了，心中湧起了一陣辛酸苦辣，自己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眼淚已迸出眼眶了，口中顫抖着說：

「謝謝，謝謝！我身體有病，不能起來招待，恕些，恕些……！」

外面响起了一陣歡笑聲，鬧洞房的節目宣告開始了。那幾個曉舌的婦女被吸引去了，門帘又被放了下來。

小房間裡，仍舊是一片昏暗，老人仍舊被隔置在寂寞裡。

(二)

老人娶了媳婦，的確有一段快樂的時光。

所謂快樂的時光，主要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老人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好容易的才把他養育成人，何況根據華人父母的觀念，孩子尚未娶親，不能算是成人，做父母的責任還不能放下。等到孩子娶親了，做父母的這才了却一樁心事，放下了責任。老人眼看着兒子成了親，也和常人一般的，感到無限的欣慰，加上媳婦對他處處關心，所以他便感到十分的滿意，加上按時看醫生，打針、吃葯，身體漸漸地有了起色。

惟一使老人感到不快的，是兒子與媳婦常常外出，而把他遺棄在家裡；兒子在未成親之前，常常和老父談心，聆聽老父述說些年輕時代的得意事蹟，兒子也把見聞與時勢講給老父聽，父子倆有說有笑，倒也其樂融融，使老人排遣了不少寂寞與孤單的時間。現在，兒子有了太太，白天兩個人不是去上班，便是有應酬。晚上不是去跑街，就是去看電影，或者參加社交生活，到了半夜才回來，家中雖然僱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傭，但是，她也有她的天地，更不會有興趣與一個又老又病的老人聊天。每天，兒子和媳婦不在家裡，女傭不是在廚房裡工作，便是扭開電唱收音機，欣賞流行歌曲和聆聽廈語廣播劇。夜晚，兒子和媳婦出去了，女傭又回家去了，家中只剩下老人一人，不但感到寂寞孤單，而且生起了無數的幻想，老人原本就有些神經衰弱，現在更加有了許許多多的奇想，這些奇怪的幻想，使老人感到心悸不安。兒子要了媳婦之後，日夜都和妻子外出，在家裡逗留的時間很少，即使有的話，也和妻子有說有笑，很少像過去那樣地和老父談心了。所以老人感到十分的不開心，因而對媳婦便生了一種奇妙的心理，妒忌媳婦，埋怨媳婦把他的愛子搶走了。

，所以，漸漸地，他對媳婦也由妒忌而產生了厭惡。

兒子過去每個月一領了薪水，便交八十塊錢給老父作零用。老人有鴉片癮，每個月幾次的吞雲吐霧和每天吞「烟屎」，也要四五十塊錢，另外抽抽雙桃香烟和捲捲紙烟，八十塊錢也便告消了。雖然如此，但總算還夠用。

兒子婚後，照常給他八十塊錢。三個月之後，老人便聽到隔房中，兒子與媳婦在爲他的零用錢而口角。

「你每個月給 Old Man 八十塊錢太多……一個老頭子，怎麼用得着這麼多錢呢？」
「你不明白，他有鴉片癮，單只鴉片，就要四五十塊錢，另外抽點烟，買點零碎的東西，八十塊錢也不好花啊！」

「他這種鴉片鬼，那裏會知道滿足，多給多花，一點也不知道節省。你想，單只零用，就要花八十塊，再加上三餐，醫藥費，一個月非要一百五十塊不可！我們不能給他花這麼多，要知道，這樣下去，我們永遠買不成屋子和汽車啊！我看，每個月給他五十塊錢，也就太多了！」

「啊喲，你怎麼會算不會除呢？他不够花，只好去賒去借，最後，誰給他還債呢？何況他到處去賒去借，人家會有怎樣的感想？我們到底是教書先生啊！」

「我不管，如果你再給他八十塊，那得增給我父母的一百塊錢也不夠了，至少麼，加到一百五十塊錢！」

「好好好！這個月底我會給他少一點！」

那個月月底，兒子果然只交給他七十塊錢，他陪着笑臉，低聲下氣地說：「爸爸，我們的應酬實在太大了，所以沒辦法，每個月只好給你七十，你慳着用……以後我經濟好轉了，自然會加多一些。」

老人沒有說過一句話，默默地把七十塊錢收下了。心裡想：你們兩公婆，一個月收入差不多有八百塊，給岳家就一百塊，還時常看電影，上館子，用在我身上就說沒有錢！唉

養兒子真沒有用！——啊，不，兒子是不錯的，只是媳婦黑心肝，兒子又怕老婆，聽老婆的話，有什麼辦法呢？老人如此想着，心裡對媳婦就越發惡感了！

接下來，幾乎每個月零用錢都在減少，當然，兒子每回都有許多藉口。一年之後，老人的零用錢減至五十塊錢了，他無法去抽幾口了，只有吞吞「煙屎」，雙桃也很少買了，只有抽捲煙的份了。有時，五十塊花光，只好去小店裡賒賬，並且再三吩咐小店的老板娘，不要讓兒子和媳婦知曉。老人心裡想，那天女兒回來看他，向她訴訴苦，要她給他一點錢去還債吧！

(三)

兒子結婚後幾個月，媳婦便懷孕了。眼看着媳婦的肚皮一天一天大起來，老人心中又重新有了歡欣。「快要做祖父了！」他想。人家好命的，早就有一大群孫子了，要不是唐山的大兒子早殤的話，他也早就做了祖父了。但是，他畢竟到了四十幾歲才有了第二個兒子，他天天想着無法看到兒子長大娶親，現在兒子居然長大了，也娶了媳婦，能賺三餐給他吃，也就心滿意足。現在，媳婦又懷孕，不久，他便要做祖父了，怎不叫他感到快慰呢？

從他知道媳婦懷孕之後，每當他盤坐在床上抽着捲煙的當兒，他便在替孫兒或孫女的名字費腦筋了。經過多少個日夜的思索，最後他終於決定：如果生男的，便叫祖欣，如果生女的，便叫楚心。名字決定了之後，便日夜在盼望着孫兒的降臨。

終於，老人日夜所盼望的那一天來臨了，媳婦在留產院中生下一個七磅半重的男嬰。老人得到喜訊之後，高興得病勢好了一大半，雖然他的雙腳還浮腫着，可是却居然能下床，走到客廳裏，把「祖欣」這個名字告訴兒子。但是，兒子搖搖頭，告訴他：嬰兒的名字已由他的母親取定了，叫做菲力，那是一個洋名。老人感到微微的失望。但是，無論如何

，他有了孫子，做了祖父是一個鐵一般的事實。這個興奮，把名字所引起的不快遮掩了。孫兒抱回家，老人爭着走到兒子的房中去與孫兒見面。孫兒有一張四四方方的臉，單眼皮，配着一個高高的鼻子，簡直是兒子幼時的模樣。兒子一向被人認為像他自己的，當然，這個孫子也像他了。老人高興得不可形容，那天，他居然多吃了一碗飯。

老人覺得應該為孫兒做一點事，盡一盡做祖父的責任了。每天夜裏，孫兒醒了，哭了起來，老人急忙大聲叫喊兒子和媳婦，年輕人總是好睡的，稍微遲一些起來，他便急忙用柺杖敲擊着板壁，口裏喊道：「快點起來阿，阿孫肚子餓了，快泡奶給他吃，不要餓壞他呀！」孫兒有了疾病，老人便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吃不下嚥，睡不安寧，一直到了痊癒了，才如獲重釋。

孫兒給老人帶來了無窮的欣喜。孫兒會坐了，孫兒會爬了，孫兒牙牙學語了，孫兒會對他笑，口裏發出「唔唔」的聲音了，他都使他感到興奮萬分。這種興奮，在廿九年前曾經有過，想不到現在又重新獲得了。

孫兒會跑路了，也會叫公公了。老人當然高興得不得了。當他扶着柺杖到小店裏去買香煙，買紙煙之際，總沒有忘記給孫兒買一兩包山渣片。回來時，老遠便叫着：「菲力，來公公買山渣給你吃了！」

孫兒對這個公公也有着萬分的親切感。常常跑進後房，爬上了公公的床舖，去動公公床上的香煙，紙煙，老人雖然沒有氣力抱他，但却常常摟着他，撫着他的幼髮，摸一摸他的臉蛋，和他說上半天的話，雖然小孫兒聽不懂他的話語。有時，老人泡了一杯阿華田，也要分半杯給孫兒喝……

但是，媳婦對這一些事情，却感到大大的不滿。每當孫兒溜進了老人的房間，她一定尖着嗓子在房門外嚷着：「菲力，出來，媽媽給你糖吃！」老人也不祇一次，聽見媳婦對女傭說：「小心看顧菲力，不要給他進到老東西的房間！」還有幾次，老人撫摸了孫兒之後，給媳婦看見了，便把孫兒喚了出去，拿箭標藥水給他消毒。

有一晚，老人聽見隔房中，兒子和媳婦在吵嘴，兒子說：

「公公疼孫子嘛，有什麼不對呢？」

「可是，你難道不知道他有多髒，而且週身是病，小心非力給他傳染到啊！」

這些話，像一把利刃，刺插老人的心坎上……

(四)

過去，老人除了在後房中坐臥以外，有時太熱太悶，便扶着柺杖到客廳上來，吹吹風，透透氣。老人又老又病，已在社會脫節多年了，當然沒有朋友，那些舊日的親友，老的老，死的死，又有一些不屑來看他，所以他簡直沒有訪客。有時，三幾個從小看到大的兒子的朋友來找兒子，老人在房中聽到了那熟悉的聲音，就像碰到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的出來搭訕幾句，那幾個人也順便慰問他幾句，和他聊聊，這使老人感到莫大的安慰。

有一天，媳婦故意大聲地對兒子嚷叫道：

「*Old man* 爲什麼常常到客廳裏來呢？他又病又髒，簡直像一個乞丐，我們那些朋友都是體面人啊！給人家看到了，多麼難爲情啊！」

兒子則唯唯諾諾。

過了幾天，兒子果然對老人說：「爸，你年紀老了，身上又有病，最好不要出來，免得吹了風，不大好！」

老人當然明白兒子真正的心意，所以一句話也沒有話。但是，心中的痛楚，却是難以言宣的。

老人一向是和一家人在一起用膳的。有一天，他無意間發覺他所用的飯碗，缺了一小片；第二餐一看，又是那隻缺了一小角的飯碗；接着，他便加以留意，二連幾天，每一餐都是用那隻碗。他實在忍不住了，顫抖着問女傭說：

「你爲什麼每餐都給我這隻缺口的飯碗，難道我會傳染什麼病給你們，非認碗不可了嗎？」

女傭怯生生地望了主婦一眼，說：

「是……是……太太：吩咐的……。」

老人以自尊心實在受了重大的損害，他差一點就要掉下淚來，氣憤地說：

「爲什麼要認住呢？難道我真的會傳染什麼病給你們嗎？」

「你不要胡思亂想，」媳婦高聲地喊道：「一整天疑神疑鬼！」

「我……我胡思亂想？」老人手按着桌子，站了起來，氣憤地說：「如果不是認碗，爲什麼我天天用這個破碗？」

兒子不再保持緘默？他居然指着老人，厲聲地說：

「你給我靜！人家根本沒有這個意思，你爲什麼要這樣疑神疑鬼，冤枉好人呢？」

老人聽了，身子震動着，幾乎站不住。想不到一手養育成人的兒子，帮着妻子這樣對待他了。他忍住了一切，轉身走回自己的房間，眼淚奪眶而出。

「以後，把他的飯菜端進他房間去，免得他再疑神疑鬼！」兒子的聲音仍然傳進他的耳中。

下一餐，飯菜果然端進後房來了。

(五)

老人顯然地受不了這重大的打擊。他沒想到親生的兒子會這樣絕情，他對兒子的期望與寄託已經完全崩潰了。他於是想到自殺，「只要一條麻繩，就可以結束這條痛苦的生命了！」

於是，幾種自殺的念頭和辦法在他腦中浮現。但是，最後，他忽然想道：「不行！我的兒子是個教書先生，如果我自殺了，那麼，人家會對他產生怎樣的批評？我不能給他失去名譽和地位，我得忍辱偷生。」

老人的活動範圍只有後房了，客廳不再是他的世界。

老人每天都在後房用膳了，他再也沒有機會到廚房去和家人一起進餐了。老人更加的孤單與寂寞，孫兒絕少再到他的房間裡來了。傭人死看着他，有時他想溜進後房來看一看祖父，不是給母親喝住，就是給女傭抱了出去。

老人的病又復發了。風濕，腳氣病，咳嗽，哮喘，頭暈……都一齊來了。

那天，是老伴的忌日，家裡照例祭祀。老人的飯菜中有一樣鷄肉，他最喜歡吃肥鷄尾塊。誰知那晚他便瀉肚子了，又瀉又滑，剛好那天的菜是鷄尾肉，他一時纔嘴，便多吃了兩塊。誰知那晚他便瀉肚子了，又瀉又嘔的，一直到第三次吐瀉，兒子才走進了他的房間。「爸爸，我給你去請個醫生來打針吧！」兒子說，老人擺擺手，牙縫裡講出一句話來：「不用了，我：我：我要去見你媽媽了！」

兒子沒聽完他的話，轉身便去換衣，媳婦大聲問道：

「去那裡？」

「請醫生呀！」

「請醫生？這麼晚了，請醫生到家裡來，非花二三十塊錢不可！」

「可是爸爸，他又吐又瀉啊……」

「到中藥店去買兩瓶嘔疴散就得了。他又不是沒有吐瀉過，大驚小怪。」

兒子到底還是聽從妻子的話到中藥店去，買了兩瓶嘔疴散，兩樽藿香正氣水，給老人服下。

兒子和媳婦入睡以後，老人又接連嘔嘔了三次，他在床呻吟着，最後已經進入昏迷狀態了。

第二天，兒子一早便走進老人的房間。他問道：

「爸，你好些了嗎？」

「我……我……快……快要……去了。」

「不會的，爸，我等下帶你去見醫生。打了針，便會好的！」兒子看看情形不對，情急地說。

「不必花：冤：枉錢了……快去：打電話：叫你：姐姐來……。」老人用簡直是最後的一絲氣力說。

兒子知道情形不對了，趕快去和妻子商量。然後一邊去託人到學校告假，一邊去打電話，叫那個住在廿八哩外的姐姐回來。

兒子回來的時候，身後帶了一位醫生。

「怎樣了？」兒子緊張地問妻子。

「我不知道，我不敢進去。」那個若無其事地說：「你自己去看吧！」

兒子撇下了醫生，跑進後房，只見老人緊閉着雙眼。兒子叫道：

「爸，你怎樣了，比較好嗎？」

老人的口唇噙動了一下，但說不出話來。

「爸爸，你有什麼事要交代嗎？」兒子淌着眼淚說。

兩行眼淚從老人的眼眶中迸了出來，老人微微地搖了搖頭。

醫生進來了，摸摸老人的額，按按脈搏，再用聽診器聽聽老人的心臟，對兒子搖了搖頭，然後，開了一張死亡證明書。

付了醫生費用，送走了醫生，兒子喪氣地跪在老人床前，傷心地哭泣着。

「哭什麼呢？我們已養了他五年了，總算對得起他了。還不趕快去準備後事？」妻子

仍然冷冷地說。

兒子厭惡地望了妻子一眼。這時，他真的對妻子起了反感。然後，他走出房子，通報親友去了。

幾個年輕人在屋前搭蓬，三兩個在釘白布，兒子默默地呆立在門口。姐姐，姐夫和五
六個外甥來了，一看到弟弟，便急忙問道：

「爸爸怎樣了？」

「他——他去了。」說完，荷荷地哭了起來。
在客廳裏的媳婦，聽到姑姑的聲音，也立刻放聲哭了起來。
阿公啊，你這麼就丟下我們了啊……

一九七一年四月三日

故人

由S地開來的火車還有四十分鐘才抵達，火車站裏是靜悄悄的。除了那對帶着三個小孩子的印度夫婦在候車之外，就是我們夫妻倆了。車站內咖啡檔的老板正伏在櫃台上打盹。

「喂！到底你這位老朋友的爲人怎樣？會不會驕傲？」妻打破寂靜的氣氛，問道。「你說李有仁？」我毫不猶豫的回答：「他是一個風趣而且謙虛的人，絕對不會驕傲的！」

妻默默地聽着，疑問的眼光仍逗留在我的臉上。我接着說：「我和有仁從小就是朋友，我們從小學三年級起就是同班同學。小時候，我們常常在一起玩耍，有時到村裏的小河畔去抓魚，有時還赤條條地跳到河裏去浸水哩！」說着，我腦子裏出現了小時候的情景：

小學畢了業，我們一起到城裏升中學。我們合租了一個房間，住在一塊兒，從初一到高中三畢業。

李有仁的爸爸是膠工，每個月供應他的生活費常是不夠的。不過這也無所謂，我每個月的錢總是有餘，我和他是不分彼此地合着用錢。他老是不安，我常對他說：「有仁，朋友有通財之義，這一點點錢，你何必記掛呢？」可是，他仍是表示難過！

想到這裡，我燃上了一枝香烟，吸了幾口。望望火車站仍是靜悄悄的，時間仍舊還早，便再說了下去：「一般人都以爲畢了業以後我有機會升大學的，誰知事實却不如。畢業後爸爸以年老多病爲藉口，要我留下來管理他那二十依葛的膠園和那間雜貨店

，我只好留下來。倒是有仁幸運，得到了同鄉會的獎學金，到日本升大學去了。他臨走的時候我很難受地對他說：『有仁，你知道我的興趣在文藝，不是管膠園開小雜貨店；可是，爸爸年紀已老，我又是獨子，沒辦法走開。唉！我這一生就將這樣的度過了！』有仁安慰我說：『曉平，你不要難過，好好地在家照顧伯父母吧！你有興趣搞文藝，有志於出版事業那很好，等我畢業以後，我們再來合作不就得了！』你瞧，這回他回來了，有他這樣的人才，而我多少可幫他一些經費，不就了却我多年來的夙願嗎？』於是，我內心禁不住興奮起來。但妻却不以為然，她說：『可是，你要知道現在李有仁是怎樣的人。他去了日本五年，畢業後又被請到香港的書院去當講師。人家現在是留日學生，又是大學講師哩！』

「唉！你別小心眼了，人家決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種人。你瞧，這回他到星洲來考察文化和教育狀況，我連忙寫信去邀他來，他不就一口允諾，今天不就來了嗎？」

「他要是記得你這個朋友的話，可不必你去信邀請，他應該一到星洲便趕來看你！——妻理直氣壯地說。」

我賭氣不去理睬，又掏出一枝香煙來，燃上了火抽着，狠狠地噴出幾朵烟圈。

這時，距離火車抵達的時間越來越接近，候車的旅客和接車的人們都來了，小販們和三輪車夫也圍聚在車站前。火車站充滿了喧囂。

「隆軌、隆軌、隆軌鳴……鳴……」隨着火車聲，一列長長的火車奔駛來了，最後停在車站旁邊。我連忙伸長了頸子，往火車的頭等車廂望去。好一會，一個矮胖的青年人從車上來了，身穿着西裝，手挽旅行袋。我仔細端詳一下，斷定他一定是李有仁，也不理會妻子，搶先幾步跑了過去。他比前胖了許多，嘴唇上留了短髭。我不讓他有開口的機會，急忙一手接過他的旅行袋，一手大力親熱地拍在他肩膀上，大聲叫道：「啊哈，李有仁，你果然來了。」

李有仁先是一怔，到看清楚了我之後，並沒有我想像中那種親熱的表示。他瞪了我那隻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一眼，忽然伸出右手來，說：「張大哥，勞駕您了！」我只縮回手，跟他握了一下。這時，妻已跑到身邊來，我忙給他介紹：「這是李有仁，我的老朋友；這是內人。」

李有仁跟妻握了一握手，稱一聲：「大嫂！」

我趁他們在打招呼的當兒，連忙叫了兩輛三輪車。李有仁見我叫了車，口中呢喃地說：「唉！馬來亞的火車真糟糕，速度又慢，聲音又大，真不好受！」

我忙說：「回家再說！回家再說！」便和妻上了三輪車。李有仁也上了另一輛。不一會，便抵達了我那間開在鄉間的小雜貨店。

把李有仁請進了店中，我忙搬了張凳子請他坐下。他皺了皺眉頭，掏出手巾披在凳子上，再坐了下來。

送上一枝「綠寶」，李有仁吸也不吸就往桌子上擱。然後，他開口了，聲音很低，很斯文：「張大哥，你就住在這裏嗎？」

「是啊！你忘了嗎？我一向就住在這裏嘛！小時候，你不是常到我這裏來睡嗎？」

「嗯！」他好像一個失去了記憶的人，冷冷地應了一聲。

我接着說：「以前我睡的那個房間，我叫內人打掃了，今晚，你可以……。」

「今晚住這裡？」李有仁又皺眉頭了：「不打擾你了！我還是住到 Rest House 去吧！」

「還是住在我這裡方便！自己人，何必客氣；再說住在這裡，今晚我們可以聊聊啊！」

「我看還是住 Rest House 吧！」李有仁堅持着說。

「那麼——好，你坐坐，歇會我陪你到『麗士號』去吧！」我看他意志堅定，只好這麼說。

「不用了，」李有仁連忙站起來，說：「我現在就到 Rest House 去，租房間，沖沖涼，休息休息。今晚六點，我才到這裡來吃飯吧！」

李有仁自己編定時間表，在我聽來頗為新奇。我心裡想，這恐怕是外國人作風吧！我想他是累壞了，便到廚房去交待妻殺雞添菜，以便招待李有仁吃晚餐。然後，我陪

李有仁坐了三輪車到 Rest House 去，租好了房間。走進那在我看來已夠豪華的房間，他却說：「這裡也真是！這樣的房間居然算是最好的旅店？人家東京的七流以下旅店都比它好，就是香港的也比它好上萬倍！」

我沒有去過香港，更沒有到過東京，無從比較，既然他這麼說，也就只能點頭稱是了。李有仁除下上衣，對我望了一望說：「張大哥，你可以回去了。晚上，我準時到府上來。」

打發我回家，這恐怕也是洋規矩吧！我只好說：「那麼……我來接你？」

「不必了，我自己坐三輪車來好了！」

六點正，李有仁就坐了三輪車到我家來。今晚，他穿了一件很好的長袖襯衫，特高浪長褲，頸邊還打了條領帶，而鼻樑上也架上了一副眼鏡，的確是很有風度。難怪把左隣右舍的人都吸引住了，大家都忍不住伸長了頸子望他幾眼。

李有仁坐定之後，對這些探頭探腦的人起了惡感，不屑地說：「這些山苗佬也真是少見多怪哩！我又不是三頭六臂的怪人，竟把我當標本似的觀看？」

我心裡想：你還不是這地方的人嗎？什麼山苗佬呢？當然我沒有說出來！

開飯了，我招呼他去進餐。因為有客人來，孩子們和老人家都已先吃過飯了，陪同李有仁吃飯的就是我們夫婦倆。

我說：「小地方，買不到東西。這些都是家常便菜，請隨便用一些！」

我接着開了一枝大號黑狗啤，因為我記起以往唸高中的當兒，我們常在雨夜裡一道喝啤酒的。可是，他見我開了啤酒，就皺了皺眉頭，說：「我不喝酒！」

「噢！你忘了我們以前雨夜豪飲，高吟着李白的將進酒嗎？來吧！」我倒滿了一杯，但李有仁一手搶着杯說：「給大嫂喝吧，我血壓高，不能喝酒！」

「那麼，」我有點失望地說：「多吃點菜吧！這兒是白斬雞，嘗一嘗！」

說實在的，這晚的菜着比起我們過舊曆年更加豐富，有鮑魚雞湯、芥蘭炒大蝦、菜花炒雞片，還有白斬雞……實在不錯，而且還是妻親手做的。我猜，李有仁一定會給妻幾句稱讚的話，這樣一定可以使妻對他不太反感。誰知李有仁把筷子在半空中劃了好一會，隨便夾了一塊雞肉，便說：「這兒的雞都是打針的，不好吃！」

我只陪着笑臉，偷偷地看妻一眼，只見她已呷了一呷咀。

李有仁又夾了一條芥蘭放到咀裏，咬了一口說：「這裏的芥蘭有苦味，香港的可不會了。」

我沒有話講，只好說：「吃蝦，吃蝦，這大蝦是新鮮的，早上剛從巴利買來的！」

可是，他望了大蝦一眼，皺着眉頭說：「我不吃星馬的大蝦，這兒的蝦都是臭的！人家香港仔的大蝦，那才新鮮啊！」

李有仁挑三選四的，我保證他沒有吃過十口菜，頂多喝六口湯，吃了那麼小碗的飯，就放下碗筷不吃了。

「李先生，你吃了那麼一點飯怎麼夠飽啊？」妻過意不去，「我們小寶比你吃得多！」

「飯都是澱粉，不宜吃太多的！」李有仁說，堅決表示不吃了。我只好放下碗筷，陪他到廚房去漱口，洗臉。當他瞥見我們廚房後的那條水溝和屋後的雞寮時，他居然驚叫了

起來：「你這條水溝積滿了污水，骯髒死了，怎麼又在屋邊養雞呢？這樣多麼不衛生啊！」

我心裏想：我在這不衛生的地方住了半輩子，從來沒有生過病。但我到底沒有說出口。

七點半，李有仁便因為我家裡的蚊子和壁虎太多而要回旅館了。我原想第二天再招待他，他却說要回到數哩外的老家去看他的父親，只好作罷。

我送他到門口，當他臨上三輪車時，握着我的手道：「再見！」我心裏想：我們有如生活在兩個世界，以後難再見了！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日）

一家

學生家長聯誼會的常年聚餐會已經到了尾聲。此刻，家長們有的正在用牙籤剔牙，有的正在噴着濃烟。講台上，家長聯誼會的顧問——某小學校長也是有名的教育家何樹人先生，正對着麥克風作他的演講。他說：

「……總而言之，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是並重的。在座諸位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良好的教養，除了把子女送交到教育家手中之外，自己也不能不負起教育他們的責任！」聽了兩三聲，聽衆們都曉得演講已到了尾聲，遂不約而同地拍起掌來。何校長在一片掌聲中咳嗽了兩三聲，清清喉頭，一鼓作氣地繼續他的偉論：

「以兄弟來說：兄弟雖然整日爲神聖的教育工作而忙碌，但是對自己的子女的管教，也是不遺餘力的。所以，兄弟的幾個小孩子，不是誇口的說，大體上都能表現出是有教養的孩子！兄弟的話就說到這裏爲止，謝謝大家！」於是，一陣掌聲又起。何校長在掌聲中下了講台。

聚餐會的主席走上台，宣佈散會。跟着，人們起立聲，說話聲，夾着桌椅被移動的聲音和腳步聲，交織成一片混亂的樂章。不一會，人們紛紛離去了，把餐廳扔在冷寂的淵谷中。

何校長走出酒店，一看街燈已經亮了，四週已被撒滿了夜的迷烟，何校長伸了伸懶腰，叫住了一部三輪車，跨了上去。

何校長被送到緊接着一條小徑的街尾。下了三輪車，何校長低着頭，踏上那條熟悉的住宅的小徑。因為連日來下雨，小徑上泥濘不堪，何校長低着頭，拉起褲管蹣跚地走着……。驀地，一架「士古特」亮着刺目的燈光，發出响亮震耳的馬達聲向他迎面衝來。何校長抬起頭來，眼睛被強烈的燈光照得暈眩，雙脚下意識地跳到路邊的草叢上，「波波……」士古特已由身邊擦過，濺起一陣爛泥，直濺到何校長的臉上，手背上，衣服上……。何校長口裏狠狠地罵了一句粗話，回過頭來朝那向街口直竄而去的「士古特」望去。那「士古特」剛好經過街燈下，一瞥之下，竟是他的大兒子山尼，車後坐的是一個打扮入時的飛女。登時使何校長瞪眼吹鬚。可是，「士古特」上的青年可完全不予理會，不一會已不知去向了。

何校長沉住了氣，走到了家門口。進了門，十三歲的次女莉莉和四歲的幼子亨利已迎了上來，親熱地叫了聲：「爹地！」頓時使何校長怒氣全消。「媽媽回來了沒有？」何校長問，一邊坐了下來脫下鞋襪，解下領帶。

「還沒有。」莉莉回答說。

「爹地，」亨利用神秘的口吻爬上了椅背，把小咀湊近了何校長耳邊，說：「大哥剛剛載了個小姐去拍拖！」

何校長還沒有回話，莉莉却用手指輕按咀唇，向弟弟使了個眼色，「噓」了一聲。何校長一時也懶得去理會，心想：「『綠野恩仇錄』中那對男女劍客到底有沒有打起

來呢？」想着便問：「報紙呢？快拿報紙來！」兩個小孩子聽了便爭着去拿那份何校長家中所訂的唯一小報。何校長是不必訂大報的，學校裏訂了。但小報却不能不自己訂一份，爲了看武俠小說的緣故。

報紙送來了，何校長也脫去了外衣，便往「懶佬椅」上斜躺了下來，一邊對小孩說：「你們去等媽媽，別吵爸爸！乖。」他的雙眼已在找尋那段「綠野恩仇錄」的武俠小說了。

何校長正看得津津有味，他的「管家」——也是他那個五十歲了還未出嫁的姐姐從廚房出來了，一邊給他倒了一杯茶，一邊嘮嘮叨叨着說：「一個忙着公事，一個忙着搓麻將和應酬，這個家正不知要變成怎麼樣了！」

何校長聽到了，心中有點兒厭惡，遂以無聲的抗議，以便繼續看報紙。但是，那個可

不理會這一套，還是嚕嚕下去，她說：

「山尼整日開快車，我真擔心有甚麼差錯哩！我早勸你不要買士古特給他，你偏疼他，說甚麼有條件不可開快車，他當然答應了。可是，車到了他的手上，他還會記得這些諾言嗎？」

何校長的咀脣動了幾動，好像要答腔了，但他畢竟有過人的容忍力，却沒有開口，眼光仍注視在小說上。姑媽又接下去了：

「咪咪才十六七歲，就整天去開甚麼派對，每晚和那些黑皮白皮鬼混，你們也不管管。女孩子年紀不小了，你也不擔心她會出亂子嗎？」

聽到這裏，何校長的忍耐力忽然中斷了，他放下報紙，先用怨懟的眼光看了他的姐姐一眼，接着說：

「你別再嚕嚕了！現在是甚麼時代了？老是用老祖母時代的眼光來看事情，管小孩子。現代的孩子不再是死氣沉沉了，他們應該是青春活躍的！管教孩子，在現代最注重個性發展！我們怎能約束他們的天然天性呢？」

說完，又拿起報紙來看，心裏頭却想：「咪咪要是由你去約束，包她像你一樣，五十歲了還嫁不出去。」但是，他畢竟沒有說出來。

老姑媽聽了，呶一呶咀，口裏呢喃地說：「好，我以後甚麼也不說。我是老古董，不懂個性發展，你們懂，你們自己去管吧！」說着，踏着老母雞式的步伐走進廚房去了。

何校長又清靜地全神貫注在武俠小說的閱讀上了，他把報紙反摺了一下，眼光照射在另外一篇小說上。

這時，屋外有幾個女人談笑的声音傳來了，接着是莉莉和亨利奔走聲和親熱地呼喚「媽咪，安地」的聲音……

何校長嘆了一口氣，爲他的武俠小說而嘆氣，然後站立了起來。這時，他的太太已陪着另外三位太太進來了，他忙着打招呼。

「嗯，你早回來了嗎？我可真累死了，陪着陸太太去 Shopping，整整一個下午，脚也酸了，眼也發花了！還是你好躲在家裏享清福！」太太一開口，就像江河缺了口似的，一古腦地說個不停。

何校長隨便應對着，一邊招呼那三個女客坐下。

主人與客人們正在談笑風生的當兒，四歲的小亨利却不聲不响地從房裏捧出一大盒「麻將」牌來，捧到桌子前放下來，伸出小手，搖搖媽媽的手，催促着說：

「媽咪，麻將拿來了，快打牌吧！」

說得叫所有的人都哄然笑了起來，有的說：「亨利真瞭解媽媽的心，知道媽媽要打牌了，便替媽媽拿牌出來！」

「是啊，亨利真值得媽媽疼哩，這麼會體貼媽媽！」有一個太太說。

「……」又有兩三張咀在齊聲稱讚小亨利。

小亨利嬌憨地倒在媽媽的懷裏。媽媽一邊用手撫摸着他的細髮，一邊說：「是啊，時候也不早了，我們的八圈可以開檯了吧！」

其他的三個女客都沒有異議，於是，太太們都站了起來，朝向窗邊的麻將檯走了過去，各自在一邊坐了下來。於是，劈叻拍啦，麻將牌被倒了出來，散滿了一桌。媽媽說：

「小亨利，到廚房去叫姑姑沖一壺咖啡出來，還有，告訴她媽咪在打牌了，要她準備好宵夜。」

小亨利乖巧地應了一聲，跳跳蹦蹦地到廚房裏去了。客廳上洋溢着劈劈拍拍的打牌聲，還有太太們的尖叫聲，嘻嘻聲。

何校長憐惜地望了武俠小說一眼，心裏想：「完了，又沒法子看小說了。到那兒去消遣好呢？」

這時，莉莉却走到身邊，低聲說：「爹地，家裏太噪了，帶我去看場電影吧！」

「看電影？可是有甚麼片子好看呢？」何校長縐一縐眉頭，想不出究竟有甚麼片子可以一看的。

莉莉建議地說：

「京華吧，爹地。京華上映扭腰舞之戀哩！最新的扭腰舞，真真好看哩！」說着，莉莉還擺一擺柳腰，裝模作樣一番！

何校長想：「好吧，反正是消遣嘛！輕鬆輕鬆一下，眼睛吃吃冰淇淋也好！去看看人家外國的青年青春活躍的樣子吧！」便說：「那你快穿鞋吧，趁弟弟還沒出來就去，不然他會吵着要跟去的。」

何校長說完便披上外衣，穿上懶佬鞋，等莉莉穿好鞋子，一塊兒悄悄地走了出去。小亨利捧了一壺咖啡出來。咖啡壺又重又燙，所以他顯得很吃力的樣子，可是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動作。好容易他才將咖啡捧到櫃子邊的小几上，一邊跑到媽咪的身邊，撒嬌地說：「媽咪，給我兩角。」

「唉，向你爹地要去。告訴你媽咪打牌不許討錢，你偏要討？壞頭彩！」何太太一邊打出一張牌，一邊漫不經心地回答。

「嗯——爹地呢？——爹地和姐姐不在了！嗚——嗚——」小亨利用小獵犬般的眼睛在客廳上搜索着，然後哭出聲來，眼淚卻沒有滴出來，但是他却用小手指在揩着。

「哦，爹地走了？唉，怎麼這樣沒有交代就走了呢？哪——兩角，拿去！到隔壁去找波比玩吧，不要淘氣。媽咪打完牌才再給你五角！」何太太一邊注意賭友打出甚麼牌，一邊哄着小亨利。

小亨利接過銀角，雷也似的喊着：「嗨嗨！我去買樹膠圈找波比玩撲克牌去！」聲音一停止，人影也不見了。

「小亨利也會玩撲克牌嗎？」一個太太隨口問道。

「是啊，他才四歲罷了，居然會看撲克牌，也會計算撲克牌的數目了！他爹地常說：Learning by doing，從遊戲中學習，就是這個道理啊！」何太太說完就看了一看賭友打出的牌，一邊一把牌翻了出來，一邊叫：「我糊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意外

秦老師溺斃之後，村內風風雨雨，過了一些時候，報上有了「鬼湖」的新聞……

一個燠熱的星期六下午，菁華小學裡除了那位住在宿舍裡，人有些兒古怪的秦先生和野狗了。學生們早在中午前放了學，列隊回家去了；校長和其他的七位教師，吃過了中飯，便都搭了巴士回到坡底他們的安樂窩，度他們的週假。

約莫是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左右，秦先生改完了一班四十三本作文簿後，托一托近視眼鏡，用手拭去滿額的汗珠，望一望窗外，就望見空中那顆仍發射出烈焰的火球，歎了口氣說：

「這麼熱的鬼天氣，唉，真熱！」口裡喃喃地自語，腦裡就泛起了一個念頭來：「何不到瑋瑋潭去游個泳呢？」

於是，秦先生換上了游泳褲，再穿上外衣褲，帶了一條大毛巾；關上房門，從學校的偏門走出去，穿過一片膠林，不一會，就到達了那個廢棄了的瑋瑋潭邊來了。

野外的空氣遠較室內清新得多了，瑋瑋潭四週有幾叢竹林，微風吹來，不但掀起湖中的漣漪，也帶來一絲涼風，吹拂着秦先生的臉龐。秦先生舉目眺望，四週連一個鬼影也沒有，這片天地就像他一個人所擁有，心胸中不禁有一股舒暢的感覺。

秦先生在礦湖中浮沉了十五分鐘左右，當他正浸在湖心深水之處，忽然感到右腳筋抽動得很厲害，太陽穴也有些昏暈的感覺，胸口有一股窒息的悶氣，於是，他一邊掙扎，一邊下意識地叫了幾聲救命，接着，他整个人就往潭中沉沒了……。

(二)

秦先生的屍體被打撈起來，已經是次日下午的事了。那天中午，幾個割完膠，踏着腳車回家的膠工，經過佛瑯潭時，忽然瞥見潭邊竹林之下有一堆衣服，還有手錶和錢包，又在錢包中找到了居民証。這幾個膠工，都是錢先生昔日的學生，心中覺得蹊蹺，趕忙到菁華小學來查問，潤嘴嫂這才猛然記起有十幾個鐘頭沒看見秦先生的影子，心中也才泛起一點狐疑；村鎮上那間小餐室的老板娘也才記起秦先生沒來用晚膳，早些時候，她還以為秦先生週末下坡去了。於是，幾路人才趕緊到村長，也就是菁華小學的董事長陳大發那兒去報訊，陳大發一邊找人下坡去與校長聯絡，一邊趕到現場來。這時，許多村民也聞風而至，圍在佛瑯潭邊來，其中有幾個勇敢而善泅的村民，便自告奮勇地跳下潭中去打撈，經過四十五分鐘的打撈之後，秦先生的屍體終於打撈起來了，只見他週身浮腫，肌肉開始腐爛，身上還有幾條肌肉破裂，想必是被大魚咬破，口腔，耳朵和鼻子也塞滿了污泥。一個活生生的老師，就成了一副恐怖的死屍。村民們更是議論紛紛，特別是秦先生的死因，更叫人們撲朔迷離……。

(三)

菁華小學校的校長李知書在傍晚時分才駕了自用車回來，他是在半個鐘頭前在俱樂部被找到的，當時，他正在那兒搓麻將，當他的兒子把噩耗告訴了他時，他口裡憤然地罵道

「他呀，他叫秦偉敏。」潤嘴嫂乾咳了兩下，說：「他今年有卅一二歲了，還沒有結婚……人古裏古怪的，不大愛說話，除了教書以外，常躲在宿舍裡……人家週末回家去，他也不大回去，除非是大假期，他的家是住在玻璃……玻璃什麼了？」

「玻璃市，是嗎？」包達庭糾正地說。潤嘴嫂連忙接下去說：

「是的，是玻璃市。」

「這位秦偉敏先生有沒有女朋友？」包達庭忽然有些意外地問道。

「女朋友？」潤嘴嫂想了一想，回答說：「好像有啊！啊，有，聽說他有一個女人，

在八十多哩外的另一個鄉村教書，常常有寄信來？也曾經來找過他……。」

「……有，好像兩個禮拜前來過——」潤嘴嫂似乎在回憶，然後，她裝出若有所悟的

樣子說：「啊，我還記得那女人來了不久，便在屋子裡和秦先生高聲起來，後來，那位女

人走了，秦先生也沒送她出去搭車……。」

潤嘴嫂講到這裡，剛好李校長一行人從校長室走了出來，李校長走近了自用車邊，包

達庭一見，連忙打斷了潤嘴嫂的話頭，說：「夠了，謝謝你！」然後，放好記事冊，一個

快步，走到李校長的自用車邊，開了車門，鑽入汽車中。然後，引擎發動，汽車載了校長

和記者二人去了……。

隔了幾天，民衆報三日刊上有一條大新聞，標題是：

「情海生波，教員墜湖喪生
撲朔迷離，是輕生抑意外」

內容大意是說：×村菁華小學教員秦偉敏於×月×日在礦湖中慘遭沒頂。究竟是意外死亡抑或輕生，有待法庭宣佈。不過，「根據本報獨家採訪內幕新聞得知：秦君生前曾與女友情海生波」……下面是加油加醬，形聲繪影的報導，不外是有意使讀者認為這一椿帶有桃色意味的自殺案件。

(四)

秦先生慘遭沒頂的橫禍，對整個鄉村來說，就像在平靜的湖心投下一塊巨石，濺起了不少的水來。村民們本來就閒得發慌，有這麼大的新聞，怎不當作茶餘飯後，街談巷論的話題呢？加上小報上的渲染，更使這宗墜湖的事件，意外地會加幾分神秘感，所以村民們簡直談論了二十餘日。

一天，村裏的山神廟，乩童在跳童之際，忽然說起華語來，自稱是秦老師秦偉敏的靈魂上身，然後對善男信女們詔告說：

「我是菁華小學的老師。三十七二十一天前，我到礦湖裏去游泳，因為湖裏的水鬼找替身，把我抓了去。現在我是沉冤湖底的水鬼了，你們如果沒有替我超渡，明年我只好再找一個替身！爲着廣大村民的安全着想，我希望你們早日爲我設法壇超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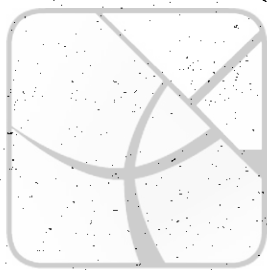
乩童的一番話，使善男信女們個個聽得毛骨悚然。大家想想，一年前差不多相同的月份，一個逃學的學生淹死在湖裏，前年，有一個與家姑角的女人跳水死在湖裡，大前年……大家都對水鬼找替身的事深信不疑，也都認爲秦老師死後顯靈，特地來通知，都由於他生前在本村教書，關心村民安危而來的。

於是，山神廟裡的乩童，理事，善信們，連同了當地的賢達們便四出捐錢。過了一個禮拜，也就是秦先生死後的四七之期，大家在礦湖邊設了香案，獻上三牲祭品，紮了紙屋

紙車和傭人，請了法師設壇爲秦老師超渡。村民們都前來膜拜，學童們也前來看熱鬧，菁華小學的董事長陳大發被選爲這場法事的理事長，李知書校長被選爲文書。

民衆報那位記者先生包達庭一早就來了。這回，只見他背着照相機，向着拂瑯潭四邊拍個不停，又頻頻向村民打聽前幾年在礦湖喪生的不幸者的事蹟。看樣子，再過幾天出版的新一期民衆報，一定少不了二條吸引人們的頭條新聞，那將是有關×村鬼湖的報導！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四日



美術家

我在高中畢業的那年，父親恰好失了業，只得四處託人找份職業，以便擔負起家庭的重擔來。

不久，我的華文老師介紹我到一個小鎮上的華文中學去擔任書記。對於這個職務，我自信是有把握勝任的。因為我寫得一手很好的柳體字，自初中一開始一直到高中畢業，我一共擔任了六年的級會文書，「應用文大全」之類的書手頭也有幾本，所以我欣然接受下來。

開學了，我便收拾好行李走馬上任。到校的那一晚，校長吩咐我印課程表，我才發現初中一和初中二的美術課居然是由我擔任的。當下我十分驚訝，因為我從未聽說書記是必須兼教美術的，何況我並不擅長於繪畫，所以我拿了課程表去找校長論理去。誰知校長一聽之下，只輕描淡寫的問：「怎麼陳老師沒告訴你嗎？我們這裏向來是由書記兼任初一和初二的美術課程的！」

「陳老師沒告訴我啊！」我說。

「現在可怎麼辦好呢？功課都分配好了，而且其他老師也沒有時間擔任哩！」校長說：「只好由你來勉為其難吧！」

「可是，我並不擅長美術啊！」

「那沒關係，初一和初二嘛，一共才八節，學生年紀小，不會攪鬼的。你只要找些材料讓他們寫寫生或是臨畫不就得了！」校長說，還加上了一句：「容易啦，你放心好了！」

既然如此，我又有甚麼話好說呢？

幸虧剛開學那幾天，並不需要上美術課，所以我一邊到教具室去看看有甚麼可供學生作畫的材料，一邊托人到城裏買幾本有關繪畫理論的書來，漏夜苦讀，我總算有了些「透視學」的基本認識。此外，我也知道初學繪畫的人應從石膏像的寫生畫起，看看學校既然有石膏像多具，便決定拿石膏像來作教材。

第二個星期，正式依照着課程表上課了。輪到美術課那一節，我的心中忐忑不安，手上捧着一具圓筒形的石膏像，走進初一的課室。

上課三部曲過後，我偷偷看一看班上的同學，只見八十隻眼睛都集中到我身上來，叫我不由打了個寒噤。我聽到後面幾個身材高大的男生在說：「這樣年輕，人又比我矮，不知會不會教！」我心中又氣又羞愧，熱着臉假裝沒聽見，一手拿起了黑板擦在黑板上擦着，強作鎮定。這時，後面幾個女生又吱吱渣渣地尖叫：「你瞧，他的手在發抖哩！」

擦好黑板，我回轉身來，咳嗽一聲，通一通喉嚨，然後作開場白式的談話。我大略說初學美術應該從石膏像的寫生做起，這樣對綫條的幫助將是很大的。接着我又隨便在黑板上畫了幾個蘋果，說明一張畫的構圖，並畫了幾枝電燈桿，以說明透視原理。總之，我把我所懂得的有關繪圖的常識全都說了出來。最後，我還謙虛地向學生坦白的說：「我對繪畫並沒有研究，不過張校長要我擔任你們的美術課，我也只好來，就算跟你們一道學習學習好了！」我說完這些話自己認為交代清楚，心中也十分滿意。於是，拭去滿額的汗珠，我把石膏像擺在講台上，然後說明了光暗的位置，命學生們畫。

學生們果然拿出了畫冊和鉛筆來，有幾個便開始在簿子上隨便塗塗，有幾個却交頭接耳地談着，片刻，嘈雜的聲音便充滿了課室。我一看情勢不對，連忙鎮壓，叫他們安靜下來。我一說完話，後面幾個高大的學生便站起來說：「老師，我們不要畫這種甚麼石膏像！」

「爲甚麼？」我沉着氣問道。

「沒有興趣，只有幾條線條，空空洞洞的有甚麼意思呢？」一個說。

「那麼，你們要畫些甚麼呢？」

「我們像你像以前的老師一樣，老師畫好一幅畫，再在黑板上一筆一筆畫，我們也跟着畫！」另一個搶着說。

我解釋說那是小學時候的做法，那樣做老師無形中限制了學生的創作能力。我也答應他們有時寫生石膏，有時作其他靜物的寫生。

可是，學生們仍喋喋不休，我聽到有聲音在說：「他不懂得畫啦，不懂畫當然不敢在黑板上畫啦……」然而，我又找不出是誰說的。再說，實際上我也并不擅長於繪畫，我沒有把握能在黑板上畫得好又畫得肖。幸虧不一會下課鈴替我解了圍。

第一節上課就碰到這種倒楣的事情，接着在其他班上以及初二的各班，都碰到類似的情形。學生們都不信任我似的，老是要我畫一筆，他們也畫一筆。

後來，我雖然曾找了許多靜物來讓他們寫生，諸如花瓶、茶壺、蘋果……等等，而且還教他們如何應用粉彩。我相信我的努力，并不会比任何初中美術教員遜色，但學生們仍感到不滿足。不滿足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會見我親筆畫過。這樣的挨過了兩個多月，我感到相當灰心，精神也十分痛苦。因爲我着實是經過一番努力，而我也并非不盡責於教學，但學生們仍不能滿足，怎不叫我灰心呢？

不久，第一個學期結束了。

放了假，我回到了老家，急忙去找那位介紹我去工作的陳老師。一見了面，我便告訴他，我想辭職算了。我說：「那不是我應該幹的！」

陳老師要我把事情的經過詳細地告訴他。當他耐心地聽完我的傾訴和牢騷之後，他笑着說：「孩子，你太天真，也太老實了！」

我楞住了，因為我覺得我一點也不天真；而老實嘛，却是做人應有的態度呀！我從小學到高中，這不短的十二年內，老師們、父母們不是教我們爲人要老實嗎？

「你瞧！你怎麼可以當着學生的面承認自己不擅長於繪畫呢？你想，他們怎會信任一個不會繪畫的美術老師呢？」

我沉默，因為我承認了這句話的正確性。

陳老師娓娓地告訴了我一些社會上做人處世的實例，最後他說：「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便明白了這個社會是那一種人所能適應的！」

我回到家裡，一有空閒便想，但都想不到什麼來。有一天，我特意去拜訪一位愛好美術的同學，想從他那裏學些繪畫的基礎。當我到了他那裏一看，倒叫我吃了一驚。原來他現在所畫的作品，都是一些看不出其所以然來的畫。他告訴我：「這些都是現代畫，都是抽象的，所以你看不出來！」接着他拿出一本「現代繪畫五十年」的畫冊來，叫我看裡面的畫，都是赫赫有名的馬蒂斯、畢加索、保爾克里：：等人的名作，但我都看不出其所以然來。那位朋友又跟我大談「現代畫」的好處，還說「唯有這樣，才能把畫家的思想注入作品中。」我越聽越摸不着頭腦，而心裏頭却着實對他起了一股莫名的欽佩，覺得他着實非凡。

後來我看到安徒生的一篇童話：「皇帝的新衣」。當我把幾件事實揉合之後，忽然間，我便有所領悟了！

於是，我天天跑到那位畫「現代畫」的朋友的畫室去，看他作畫；同時，我也買了畫布，學他把畫油一塊一塊砌到畫布上去，學他把好幾種顏色油混在一起，煮沸了倒在畫布上，居然畫出了幾幅顏色交雜的「畫」來。我的朋友看看，便拍拍我的肩膀，說：「老友，你的創作力真驚人哩！」我聽了心中發出會心的微笑來！

開學了，我向那位朋友借了一本「現代藝術五十年」的畫冊，也帶了我的幾張「

創作」回到學校。上課了，我把「現代畫」的好處向學生述說（都是從我朋友口中聽來的），把「現代藝術五十年」畫冊給學生們傳觀；下課了，學生們到我的房中來，便看到我房中壁上掛的幾幅「創作」。他們先是看不出什麼，我於是在旁解釋一番。最後，他們都嘆爲觀止，問道：「老師，是你畫的嗎？」

我得意地說：「當然，我本來就是學這一門的嘛！」接着我把舊藝術說得一文不值，我說：「畫得像有什麼了不起？攝影機的答一下不是拍得更像嗎？繪畫，應該把作者的思想注入才對！」

初一和初二的學生只會面露驚奇而已，接着高中生們也接踵到我房中來，觀看我的「創作」，而我也幾次當作他們的面畫畫——當然是「現代畫」哩！這些高中生大約多少看過些名畫，對我大大的表示欽佩！

不久，學校校慶，舉行師生作品展覽，我便把十來幅「現代畫」拿去參加展出，居然哄動一時。年老和年幼的看了都嘩然，說：「不知道畫些什麼鬼？」可是，受過相當教育的都頻頻向我提出問題，諸如現代畫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用途？還有就是我的畫的內容和意義。我每次都不厭其詳地解釋一番，并把「繪畫應注入作者的思想」等論調提出。我把一幅五色交雜、畫面混亂的畫題名爲「人生」。我解釋着：「這就是我所瞭解的人生，既有光彩，也有灰黯，同時也是混亂的！」

我站在那幅題名爲「人生」的作品旁邊，向觀衆大談理論的神態，爲某報的記者拍了去。那位記者又把我和我的作品刊在報紙上，還寫了一篇洋洋三千言的介紹文，把我描繪成一位「天才畫家」。這一下子，我的「大名」便不脛而走了。於是，當地的人們，都知道某校有一位「大畫家」，董事們也爭相來向我索討「名作」了。

當然，自此之後，學生們便乖乖地畫他們的石膏像，畫他們的靜物寫生，不再有人要迫我在黑板上作畫了。第二年開始，我作了該校的「美術主任」，全校的美術課都由我担

現在，好幾年過去了，我仍平安地擔任我的「美術主任」；同時，我更作了校友會美術研究會的顧問。我自己暇時也看些理論，看些名畫，有時也畫畫幾幅，外地的美術展覽會也常邀我去參加。

現在，就是我自己也覺得我是有美術天才的。不是嗎？



(一九六二年稿)

得與失

梁莉莉醒來時已經十點三刻了，丈夫已不在房中，想必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她懶慵地地怨懟地又在床上賴了一會，才按鈴喚來了侍者，吩咐他把早餐——其實說午餐更恰當些——開到房中來，這才起來盥洗。

用餐的時候，他瞟一瞟那掛在牆上的月份牌一眼，記起了她回到這瀾別了十三年的吉隆坡已經有三天了。可是，三天中丈夫整日為商業的事務忙得應酬，把她拋在聯邦酒店中除了昨天晚上出去參加一個酒會，偶爾一踏夜的城市之外，她就未曾再與這都城見面；除了昨晚在酒會中碰見老同學張麗娟之外，她也再碰過一個熟朋友。

她是在十三年前，和丈夫陳耀祖結了婚，便隨他到香港去的。陳耀祖是香港著名的鐘錶商，整日忙碌着業務上的事情，雖然這期間也曾因業務上的需要來過馬來亞，但始終都以時間匆促而沒把她帶來。這回是她吵着要來，丈夫無奈何才帶着她來的。啓程前還特別聲明：「我這回到馬來亞只有一個星期的逗留，差不多整天都忙着，沒有時間陪妳玩的；不過妳可以找妳的朋友或者我公司職員的太太們陪妳玩玩！」

現在，丈夫又把她撇在旅館中出去了，一個人孤單地就在旅館中多無聊啊。所以她一邊用餐、一邊計劃着如何打發這些無聊的時光。最後，她決定打電話叫張麗娟來陪她出去玩玩。這時，也正好用完了午餐。

打了電話，才知道張麗娟一早就去了怡保，她有些微失望地往沙發中坐下，無意識地翻閱着手中的小說記事冊子，上頭寫着張麗娟的電話號碼和地址，旁邊還有幾行地址，也是張麗娟為她寫下的幾位還在吉隆坡的老同學的地址。她把眼光注視在上面，移動着、移

動着，驀地，她看到了這麼一個姓名和地址：「李漢傑，加影××街××號」！她心中不由一怔。隨即想到：「李漢傑？他現在到底怎樣了？」

李漢傑是她高中時期的同學，也是她初戀時期的愛人。當時許多人以為她畢業後會和李漢傑結婚的，誰知道她畢業後邂逅了陳耀祖，經不起陳耀祖的追求，也經不起物質生活的誘惑，她終於和有錢的陳耀祖結了婚而撇下了出身貧苦家庭，有家庭負擔的李漢傑。

「李漢傑現在究竟怎樣了？」她想：「那晚聽麗娟說他在加影附近的小學裏當教員，也早就結了婚，他的妻子會是一個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裁縫女呢？」

「既然當小學教員，收入一定很微薄；太太是個裁縫女，沒受教育，現在他們的家庭一定相當困苦的，說不定兒女成行，太太又衰老又嚙嚙——哎！這樣的家庭怎麼會有幸福呢？」

想着，她年輕時期的那股倔強好勝的個性和強烈的優越感就在腦子裏作出來，催促她到李漢傑那兒去看看。

「對！我應該看看的：看看他那落魄的樣子，證明我十三年前的選擇可一點也不差；同時也可以給他們一點物質上的幫助，好讓他覺得我到底心地還是不錯的人！」

於是，她從沙發上躍起，坐在梳妝台，把密絲佛陀的化妝品往臉上抹。

×

×

×

四十五分鐘後，德士司機按照着她紙下的地址，把梁莉送到加影市郊外的住宅區來。那裏全是一幢幢新建的平房，板牆鋅片屋頂的屋子，雖然不很寬大，但却都有一個很好的式樣。

梁莉莉向路旁一個學生模樣的少年探詢着李漢傑的居住處。那少年先是遲疑了一會，便指向大約二百步外的一座平房去。莉莉依照所指的屋子走去，對了對門牌號碼，果然沒有錯。

敲了門，屋內原先的縫衣機聲便停頓了，揚起女人喚小孩子開門的聲音，接着小孩子輕快的脚步響了起來，門開了，一個十歲左右天真的小男孩站在門檻內，用疑問的神色瞪住了梁莉莉。梁莉莉問：

「請問李漢傑先生是不是住在這裏？」

小孩子聽說，一邊點點頭，一邊往屋內叫道：「媽媽，有人找爸爸！」

聽到小孩子這麼說，梁莉莉不竟有些兒躊躇起來了，她來探訪李漢傑，完全憑一時感情的波動，她可沒有想到會在這裏會見些甚麼人這些問題。現在，竟會一下子便碰見他的妻子！「她是個怎樣的女人？會不會是蓬頭垢臉的庸俗女人呢？」但是可不允許她有充份的時間去思索了，一個看上去只有二十七八歲的少婦已經來到了面前，那是一位眉目清秀、裝扮樸素而整潔的家庭主婦。她問：

「您是那一位啊？」

梁莉莉一時竟不知要如何回答，便說：「我找李漢傑先生。」

「請進來坐吧，」那女人很客氣也很熱情地說：「我先生教書去了。您是那一位啊，過去我好像沒見過您。」

李漢傑的太太一邊說，一邊把梁莉莉跟進了房內。梁莉莉回答說：「我是漢傑的老同學，到香港去十幾年了，這因趁我先生南來之便來探望你們！」

李漢傑的太太很客氣地拉了把交椅請莉莉坐了，一邊吩咐着身邊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去倒茶。梁莉莉坐下後便四處打量一番。

那是一間兩房一廳的平房，廳子的面積很大，一邊佈置成會客的地方；一邊通向走廊，擺了七八架縫衣車，還有一張大大的裁衣枱，此外還有一塊黑板，這時客廳上除了莉莉和李漢傑的太太外，就是開門的那個小男孩和倒茶的小女孩，那男孩此刻獨自坐在書枱邊寫着，像在做功課。梁莉莉把目光收了回來，只見李漢傑太太的眼光也亦集在她身上，四目交投的一剎那，兩人都作了個禮貌下的微笑。

「這屋子佈置得很幽雅。」梁莉莉說。

「那裏，那裏，不懂佈置。」那個客氣地笑着回答，梁莉莉覺得她的笑非常純真。李漢傑的太太接着問她貴姓，她回答了。那七八歲的小女孩捧着一杯茶，怯生生的捧到莉莉面前，放在桌上。

「叫姑姑喝茶。」李太太對小女孩說，小女孩小聲地說了一聲「姑姑喝茶。」就嬌羞地偎到母親的懷中。

「是您的孩子嗎？」梁莉莉說：「很天真活潑哩！」

「那裏，小地方的小孩子，不懂禮貌。」李太太客套着，手撫着女孩的頭髮，流露出母性的真情。

「這屋子真不小哩，是自己蓋的吧？」

「不是自己蓋的，那裏有那麼多錢！是分期付款買下的，剛滿期不到八個月。」

「自己有屋子好得多了，不必付房租，又不必受包租婆的氣。」莉莉說：「漢傑近來學校裏忙嗎？不見他十幾年了，不知他的樣子可有變。」

「他嗎？還不是老樣子，我跟他結婚十一年了，老覺得他還是個大孩子——當然，人是老了！」說的時候，她眼中有了滿意的光彩。梁莉莉聽聽心中不由有了妒忌的心理。

「屋子裏怎麼攔了這麼多縫衣車呢？你們也開裁縫店嗎？」

「不，是幾個女孩子在我這裏學做衣。上午孩子們上學去，下午漢傑到學校去，家裏太冷靜了，這樣可以排遣時間，也可以掙點錢補貼補貼。」那個答得很坦率。

「媽媽，」做功課的男孩子叫嚷起來：「這題應用題怎樣的？快來教我吧！」李太太向莉莉抱歉地笑一笑便跑過去，在兒子身邊坐下，諄諄善誘地解釋着。莉莉把小女孩拉到身邊來，逗着孩子說話。她問：「妳叫什麼名字？」女孩子說：「玲玲。」

「哦，玲玲，妳爸爸疼妳嗎？」

「疼，爸爸和媽媽都疼我。爸爸今晚要帶我們去玩呢！」玲玲嬌憨地笑着回答。

「是嗎？今晚要帶你們去玩？去那裏玩呢？」

「明天禮拜天，爸爸不必教書，每次拜六，爸爸就帶媽媽，哥哥，還有我玲玲去外面吃東西和看戲。今晚爸爸要帶我們到吉隆坡看魔術去！」

「哦！」莉莉漫長地應了一聲，聲中充滿了妒忌和羨慕的意味。

這時李太太教給兒子講完了算術題，又回來了。

「你跟姑姑說些什麼呢，玲玲？」

「我告訴姑姑爸爸要帶我們去玩。」

「哦，對了，」李太太說：「陳太太，您們住在吉隆坡那一間旅店？今晚我們要去吉隆坡，可以去拜訪您和您先生哩！」

「謝謝您，李太太，我先生整天忙着做生意，今晚又剛巧有應酬，您的好意我心領就是了。」

說話間，忽然從廚房中傳來了一股火烟味。做功課的孩子嚷了起來：「媽媽，你煮的點心燒壞了！」

「哎呀！」李太太驚叫起來：「我忘了，對不起，陳太太，我到廚房去一趟，您坐會吧，漢傑他馬上就要回來了！」說完就連走帶跑的溜到廚房去了。

送走了李太太的背影，梁莉莉心中感到一陣空虛，她順口問玲玲道：

「你爸爸這麼早就回來了？怎麼這麼早就煮晚餐了！」

「爸爸要回來了！」玲玲說。

做功課的男孩子插咀說：「是的，今天拜六，爸爸很早就放學回來。我們拜六一向家裏不煮飯的，我們一家人都要到外面餐館去吃。爸爸說拜六要給媽媽放假，媽媽現在煮的是點心！」

「哦。」

「姑姑，你今晚跟我們一起到外面吃飯好嗎？在外面吃飯有多的菜，玲玲喜歡吃的！」玲玲天真地問。

「不了，姑姑還有事呢！」

梁莉莉心裏想：「漢傑一家人多親熱呀！看樣子他們是挺幸福的，我又何苦去見他一面呢？」

想着，李太太出來了。梁莉莉忙站了起來，說：「李太太，我想我該告辭了，我想還是改天再來拜訪你們吧！」

「啊，不多坐一回嗎？陳太太。」李太太慇懃地拉着莉莉的手說：「漢傑馬上就回來了！——不然你留個地址給我們吧，好讓我們去拜訪。」

「謝謝您！因為我先生很快就要去北馬，說不定還要到星洲，所以還是領情就是了！」

「哦，那麼待慢了，再見！」

「那裏，那裏！再見。」

梁莉莉懷着失望的心情走出李家，叫了德士回到吉隆坡。一路上她的心中有着一種莫名的感覺。

回到房裏，陳耀祖正躺在沙發裏抽着雪茄。見了莉莉，只問道：「上那裏去？」

「沒上那裏，一個人到公園裏散散心。」說着，莉莉忽然興奮地提議道：「耀祖，明天是禮拜天，你陪我到巴生港口去吃螃蟹好嗎？」

「明天？明天我還有一個約會啊！」陳耀祖回答說：「巴生的螃蟹有什麼好吃？香港仔的海鮮你還沒吃夠嗎？」

莉莉聽了，一句話也沒說，她只感到胸口一陣難受，隨即上昇、上昇，眼淚竟湧了上來，但她却不去理會，只回轉身，從罐裏抽出一根香煙，點燃着火，抽了又噴出一朵大大的濃煙來。淚珠、煙霧，眼前一陣迷糊……

一九六二年七月九日病中。

特效藥

林儒風是一個廿九歲的青年。他是一個高瘦而體質羸弱的人，性格內傾，一向沉默寡言，而又有幾分憂鬱感。

林儒風自從高中畢業後，便進入一位父執經營的運輸公司擔任書記工作；每月領取那一份一百七十五元的固定薪水。兩年後，他的父親逝世了，他便負起挑負家庭重担的責任。他有一位年過半百的母親，一位在中學肄業的弟弟和一位受過小學教育，正在學習縫紉的妹妹。

林儒風出來工作的第四個年頭，也就是他廿四歲那年，他便和一位鄰居的女兒成了親，結婚後的第二年，他一舉獲子，便成了擁有一名兒子的父親。再過了一年，當他的長子正在學步學走的時候，他又再次作了父親，生了一個女兒；這時，他和妻子雖有意實行「家庭教育」，可是，在施行的時候，或有不小心的時候，太太又告懷了孕。就這麼地，在他廿八歲那年，也即是結婚的第四個年頭，他便擁有一子一女了。

林儒風每個月月薪只有一百七十五元，維持一個母親和弟妹的生活，已經有些捉襟見肘了。現在，一個原本只有四個成員的小家庭，已經擴大成爲八個成員的家庭了，當然更是不容易了。他只好在晚間另外在兩家雜貨店裡兼職，擔任抄賬的工作，這兩份兼職，使他每月增加了約莫一百元的收入。使到一家八口的生活，勉強能夠應付。當然，他的工作都是夠辛苦的了。每天在運輸公司幹了八個鐘頭，夜間又得再伏案做三個鐘頭，使他每天都做得精疲力乏。原本就不太健康的身子，這麼一勞頓，就顯得不能支持了。

於是，他每天都感到精神萎靡，吃不知味，寐不能安；面容越來越蒼老，憔悴；高瘦的身軀越來越佝僂了；常常傷風，常常頭昏眼花，沒有胃口，疲倦；有時，只跑了一小段的路，便覺得胸口很難受，心跳加劇，並且有些氣喘；而且，每天夜裡，躺在床鋪上，心裡離渴望著有一場酣睡，以恢復疲勞，可是，腦海裡卻似在放映電影那般的，一幕又一幕的胡思亂想，直到第一聲雞啼，這才迷迷糊糊地進入夢鄉。

他越來越憂鬱和消沉了。他想到年老的母親，不能得到安逸；弟妹的前途那麼渺茫；妻子又缺乏謀生技能，子女又那麼幼小……。

「我這一生是完了！」他想：「等母親百年之後，弟妹能自力更生以後，就要再爲子女的學業和前途忙碌，辛苦了……。唉，這樣的一生，又何異於做牛做馬呢？」

(二)

自從身體感到不適以來，林儒風對報刊上一切有關疾病和醫藥的文字便十分關注，而且還十分敏感。

有時，讀了一篇有關癌症的報導，他恍惚地覺得自己已患了癌症，難受了好幾天；有時，讀到了心臟有孔的患者所描述的症狀，他彷彿也覺得自己也患了心臟有孔症……。

一天，他從報章的廣告上得悉有一名著名的中醫師，來到了所居住的城市，下榻於某旅社樓上，專爲病人服務。他被那廣告上的「十代祖傳，天才名醫」的銜頭，以及「包醫一百〇八種腎病，統治心腦腎喘風眼喉」的字眼吸引住了，所以忍不住多讀了幾遍廣告上的文字介紹，越讀就覺得越和自己的病狀相符合，心裡越想越覺得良機莫失，應該從速去給他看看。於是，中午的時候，趁著放工回家吃飯的時間，便踏了腳車去看這名中醫師了。

到了旅社，便看到了那位名醫的招牌。上了二樓，進了×號房間，才知道名醫師的排場相當夠威風，病人必須先註冊，然後坐在這個房間內等候。一看，房內有三四名身穿白

色制服的男女職員在忙着寫登記卡片，另外有十來個求診者在等候，他連忙拿出居民証來辦理註冊手續，然後坐在求診者的長椅上等候著。

好容易才輪到他被傳進了診療室——那是另外一間房間。房間內有兩名穿白色護士制服的少女，另外還有一個三十來歲，矮個子，戴黑眼鏡，身穿白色長袍，胸前掛聽診器的醫生模樣的青年。林儒風一見了他，便認出他是廣告上登照片的那位著名中醫師了。「沒想到他這麼年青。」林儒風心裡想着，那個醫生已請他在面前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醫生拿起登記表格來，對林儒風說：

「林儒風？」林儒風點了點頭。醫生又繼續唸道：

「常患傷風感冒，心跳，失眠，頭昏，目眩。……。」

然後，醫生抬起頭來，透過黑眼鏡，把他渾身上下仔細端詳，接着說：

「林先生，這是年青人最常患的腎病。你年輕的時候一定犯過手淫的惡習，而這幾年來，却房事過度了……。」

林儒風想想，婚前的確有這種惡習，而婚後，房事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默認了這些事實。醫生便手拿聽診器，按在胸口，側耳傾聽了一會，又拍拍他的背，按按他的小腹，輕敲了一會腰部，然後說：

「腎病可分三期：一是初發期，二是蔓延期，第三期是潰爛期，第一二兩期有藥可醫；到了第三期嘛，那可就沒有藥可醫了！」

林儒風仔細地聆聽着，心中有些兒緊張；那醫生又繼續說：

「林先生，你已經是第二期了。說不嚴重嘛，那是安慰你的話；說嚴重嘛，却也相當的麻煩……。」

「醫生，」林儒風聽到這裡，心兒跳得幾乎要從口腔爬出，急忙問道：「照你看，我還有救嗎？」

「老實說，林先生，遇到我，是你的幸運！因為我是腎病的專科，包醫一百〇八種腎

病。不過嗎，「那醫生頓了一頓，再說：「診金我可以不收，因為我行醫目的，不在賺錢，只在救人；只是，這種藥是祕方泡製，成本很貴，你必須補貼我一點藥金。」

「可以，可以！需要多少錢，你說！」林儒風正像掉下海中的溺者，好容易抓到一棵樹幹，那裏肯輕易放手，急促地問。

「你必須連服六帖藥。」醫生斬釘截鐵地說：「每帖藥五十元，一共是三百元。」

「三百元？」林儒風聽了，楞了片刻，才說：「必須一定付清嗎？」

「當然。」醫生說：「我此次路過貴地，蒙至親好友相邀，才稍作駐足停留。但是，因為外地病者函電交加催促，我鐵定大後日離開貴地。你有病欲醫，應該從速，良機錯失，就會後悔莫及了！」

林儒風聽了，連忙說：「那麼，我去張羅藥金，最遲天黑前送來，請你給我準備好藥物！」

說完，林儒風便告辭出來，臨別時，那位仁心仁術的醫生還送到房門口，叮囑着說：「林先生，疾病必須從輕中醫，必須迅速，千萬不要拖延啊！」

林儒風謝過了醫生，連忙跨了鐵馬回家，把醫生的話向母親和妻子說了，她們聽了非常擔心。於是，上當店，借錢的忙了一個下午。到了傍晚，林儒風已經湊足了三百塊錢，便如約送到醫生那裡去。

醫生笑瞇瞇地接過了錢，說：

「林先生，我有一個規矩，便是：病人在接受診治的時候，必須和我合拍一張照片，以備日後痊癒時比較之用。」

林儒風同意了。醫生便召來一個背着相機和閃光燈，形同攝影記者的助手來，替他們拍了一張並肩而立的照片。

然後，醫生開了一張符籙般的葯方，交給護士小姐。護士小姐忙了老半天，才交給林儒風六包封密的藥袋。對他說：「這裡有六包藥，分作六天服用。每天清晨。空腹用鹽水

服下兩粒，晚間睡前，再用鹽水服下四粒。」

林儒風如獲至寶地捧着回家，逐包打開來看，只見每包中有六顆石彈般大的黑色藥丸，於是，從當晚開始，便服用這些秘製的特效藥。

六天後，三百塊錢換來的三十六粒藥丸全部下了肚，可是，林儒風仍舊感到頭昏目眩，精神萎靡，缺少胃口。失眠心跳……

一個半月後，林儒風又在報上看到了那位醫生的廣告。廣告上面有自己和醫生合拍的

照片，並且有一段鳴謝啟事，上面如是寫道：

「本人少犯惡習，長時又做事過勞，故患腎病，頭昏目眩，心跳失眠，幸獲十代祖傳
××城××街門牌××號。」

(三)

日子在痛苦和憂鬱間過了過去，林儒風的頭昏目眩，精神萎靡，失眠心跳，日愈厲害。由於看了那位江湖醫師，使他對中醫也失去了信心。有一天，他在極端痛苦的情況之下摸

上了當地一位著名的西醫的診所來了。

當他被延進了診療室中，只見那位身體健碩、滿臉紅光，精神煥發的醫生，正在洗手，打過招呼之後，醫生便請他坐下，然後，自己也就了座位，問道：

「什麼地方不舒服？」

於是，林儒風把自己數個月來的痛苦，一古腦兒向醫生傾訴出來。

「不要緊，這是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林儒風緊張地說道：「我心跳得很厲害，晚上不能睡覺，整個晚上聽

見時鐘走動的聲音……我會死嗎？會不會是心臟有孔？還是 Cancer？」
「不，不會。」醫生的臉上，又浮現了職業性的微笑，拍拍他的肩，說：「放心，吃了藥就會好的！」

接着，醫生遞給他一張葯方，抬起頭，凝望着他，不響了。林儒風只好退了出來，把葯方交給配葯師，然後等候領葯。

過了一會，配葯師交給他一包藥丸，說：「這些藥，分作兩天服用。這些紅色的，每天吃三次，飯後吃，每次一粒。這包用紅色紙包着的，晚上睡覺前才吃，吃了便上床，每天晚上一粒。」

「多少錢？」林儒風接過藥，問道。

「八塊。」那個說。林儒風只好掏出錢來付清了，拿了藥回家。

一連兩晚，林儒風便一上床便睡着覺，而且安睡到天亮；第二天，起床後，覺得精神好像清爽得好多了。於是，藥丸吃完了之後，便再次去給那位西醫看。

西醫照例聽診一會，開張葯方。林儒風又領到一包兩天服用的藥丸，照舊是紅色藥丸，一天服三次，另外一包用紅色紙包住的白色小粒藥丸，睡前服一粒。

林儒風一個月中，看了十五次西醫，每回領回來的藥丸，都大同小異。一個月下來，他花在醫葯費上，就是一百二十塊錢，這筆開銷，實在不是他所能長期負擔的。可是，不吃藥。當晚又是失眠，吃了醫生的藥，方才能安睡。漸漸地，他知道，那粒用紅紙包住，睡前服用的藥丸是安眠藥。

「安眠藥嗎？」一位開西葯店的熟人，壓低嗓子，故作神秘地說：「我這里有，每粒一角，一次買十粒，可以打八折。不過，千萬不能讓人知道是那裏買的，因為賣這種藥是犯法的。——不過，我可是爲了救人哪！想想，不吃不能睡覺，第二天如何能工作？向醫生買嗎，每兩天去一次，十塊八塊的；在我這里買，只要十粒八角，三八二十四，一個月只花兩塊四！」

林儒風於是每十天就摸上藥店去買十粒安眠藥，每晚服用一粒。這麼的，睡覺的問題獲得解決了。

三個月之後，林儒風每晚必須服用兩粒才能入睡了；再過一個半月後，林儒風每晚服用三粒；再過了兩個月以後，林儒風每晚的服量又增加了，每晚要一次服下五粒，而且白天也得服一兩粒，否則，就感到週身不舒適，坐立不安，煩躁易怒。

他的頭昏目眩和心跳更加厲害了；胃口越來越差，每餐對着飯菜發呆，身體越來越消瘦下去；四肢常常發抖；工作效率更加差勁了，老闆的怨言很多；他每天像一個幽靈一樣；一天要摸上藥店幾次。同事們開始懷疑他的行徑了，有人說他吃上迷幻藥，有人說他吸毒，有人說他打嗎啡……。人們都遠離了他，輕視他……。

林儒風的身心更加痛苦了。經濟情況遭透了。弟妹都替人打工，妻子也替人洗衣服；孩子們又哭又鬧，吵得他更加不安寧了。

有一天，^(四)老闆把他召進經理室，對他的實情問個明白。林儒風見這位父親誠意關心，便把一年多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傾訴。

「啊，你已經很嚴重了啊，」老闆說：「你應該去看專科醫生！這樣吧，我在K埠有一位朋友，認識一位精神病專科醫生，我寫封信托他給你介紹，去給精神病專科醫生診治吧！不然，這樣下去，可要不得了！」

於是，就這樣地，林儒風便接受了精神病專科醫生的診治了。那位專科醫生是位四十開外的矮胖子，滿個下巴于思，但相貌仁慈。專科醫生叫他把一年多來，患病的經過詳細地說出來，全部記錄在案，然後說：

「從現在起，你不能再買安眠藥吃了。我給你藥，你每晚睡前服一粒。我一次給你卅粒，作一個月服用，吃完了，再來給我看。」

林儒風答應了。領過了藥，便搭車回家。自此，每晚服用專科醫生的藥。不到幾天，

他便明白，專科醫生給他的藥丸，又是安眠藥。不過，既然能解決睡眠的問題，他也就不要再亂買藥吃了。

半年又這麼過去了。林儒風每個月都得搭車上K埠給專科醫生看一看——其實，也不過是問了三兩句不關緊要的話，然後，領過一包三十粒的安眠藥，再搭車回家。每次，不但花時間，而且車費、診金、膳宿，也得花個三五十塊。這還不要緊，最糟糕的是，一不吃藥，便不能入睡。他已經明白吃安眠藥只是治標的辦法，他的病痊愈，就得求治本的辦法。所以，有一天，他忍不住向專科醫生道：

「醫生，我還得吃多久才可以不吃？」

「你想吃一世人啊？」專科醫生氣得吹鬍子，說：「你得自己減少啊，那裡可以天天想吃吃這藥呢？」

林儒風碰了一鼻子灰，心裡囁囁道：「我就是不想吃一世人才來找你啊！我自己要是

有辦法，還用來找你嗎？」自此，他對所謂「專科醫生」，也就失去了信心。

(五)

有一天，林儒風下班回家吃中飯，飯後正在家裡休息，郵差就送來了一封掛號信。一看，是律師樓寄來的，連忙打開來。只見上面是用打字機打的一紙英文公函。林儒風費了好大的勁，才看懂上面的意思，那是要他在十天內到S地律事樓去的通知書。

「到底有什麼事呢？」他心裡嘀咕着，有些兒緊張。和妻子說了，妻子也顯得很緊張，因為他們是不會和律師打上交道的，所以猜不出是什麼事和律師發生了牽連。

第二天，林儒風告了兩天假，到XX地的律師樓去。在那裡，他會見了古魯三美大律師，大律師和他握手道賀，然後對他說：

「林如琴，你的姑媽，兩個月前在香港過世了，她的遺囑中交代撥出全部遺產的二十

分之一給你，她的遺產，扣掉遺產稅，是六百萬元港幣，二十分之一是卅萬港幣，折合馬幣十五萬元。香港的××大律師委託我們找你，好容易才找到你的舊址，再從舊址找到你目前的地址。請你在二十天後，到香港××大律師那裡辦理接受遺產手續。」

聽完了古魯三美大律師的話，林儒風這才記起小時候聽父親說過，有一位姑媽嫁到上海去了，不過，自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雙方就沒有了音訊。後來，世事的變遷那麼大，他也無法想像姑媽會搬到香港來，而且成了千萬富翁。

半個以後，林儒風依約飛往香港，辦理接受遺產手續。在香港，他會見了從未謀面的兩位表兄弟和他們的家眷。表哥見他那麼瘦弱，問明了真相之後，趁他在港的時間，便帶他去看一位年過七十的老中醫。中醫按過脈理，問切之後，說：

「閣下這種病是屬於腎虛失眠症也。宜用交泰丹意，增入滋水、和胃、化濕、寧神等劑投之。」

然後，老中醫用他的筆飛墨舞大早書，開了如下一張藥方來：

「(湯方)大熟地一兩 正肉桂(去皮)二分 雲茯苓三錢 春砂仁三錢(打) 炒枳殼三錢 川連錢半 陳皮錢半 淡竹茹二錢半 甘草一錢 熟棗仁五錢(打) 柏子仁三錢 龍眼肉乾五錢 三碗半水燉成一碗，飲後三小時再係第二次三碗水，燉成半碗」

林儒風連服五帖，覺得病勢大有起色。

回馬後，林儒風買了五十依葛接種樹膠園，買了一座二千的洋房，又花了七千多塊錢，買了一架汽車。雖然仍舊繼續做他的書記，但却辭去了那兩份抄賬的兼職夜工。一家樂融融地過着愉快的生活。他的神經衰弱症也就勃然而愈了。半年後，林儒風已經是一個一百六十二磅的大個子了，和他患病最嚴重時期的九十七磅體重相比，迥然有異，幾乎成爲另外一個人了。

於是，許多人都來打聽他病愈的秘方，問他吃過什麼特效藥。香港那位老中醫經過人們的口舌傳播之後，成了一位「神醫」，那張藥方，至少被二十幾個人抄去服過，但是，

據說却沒有什麼顯著的效果。
不過，無論如何，林儒風從一個垂死的病人，變成一個脫胎換骨的健康人，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到底，治好他的嚴重性神經衰弱症的，是什麼特效藥呢？至今，仍有人在忙着找答案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日黃昏



哥哥買了新車

(一)

聖誕節的一個星期前，大哥從星加坡寄來了一封信，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那就是：「……：聖誕節快就要到了，我們公司裏有兩天假期，到時我會駕着新買的福士偉根回家來看爸爸媽媽和弟弟妹妹……。」

這封信令到我們全家人都大為驚動。當姐姐把信讀給爸爸和媽媽聽（因為哥哥的信是用英文寫成的）後，我們一家人有着不同的反應。先是父親繃起眉頭問姐姐說：

「阿婉啊，信裏頭說的佛死威根是什麼東西啊？」

姐姐說：「福士偉根嗎？那是一種汽車的嘜頭啦，就是說：哥哥他新近買了一部汽車呀！」

父親搖了一搖頭說：「這孩子，好幾個月沒有寄錢來了，原來是買了汽車，唉……：父親是向着母親說的，說完再搖搖頭，嘆了一口氣，便兀自踱到屋前去看那片剛發芽的芥菜苗。母親却呢呢喃喃地說：「沒有發生什麼意外，能夠平安地回家來一趟就好了！真謝天謝地了好幾個月連信也不寫回來，真是急死人了！」

弟弟妹妹們都樂得拍起手掌，高聲叫道：「好極了！大哥買了新汽車我們便可以叫他載我們去兜風了！坐汽車兜風，多麼威風啊！」

姐姐却自言自語地說：「奇怪」哥哥只有工作了八九個月，怎麼就有錢去買汽車呢？

而我呢？心裏頭却說不出是高興呢，還是不高興。因為我一向知道，只有有錢人家才

買得起汽車的；哥哥是一個小職員，幹甚麼會需要汽車，而且也買得起汽車呢？爲什麼父親聽了哥哥買車的消息一點也不覺得高興呢？

我今年已經十二歲了，我怎麼想不通這些問題呢？於是，我想起我的哥哥來了。

(二)

我的哥哥過了年便二十一歲了，可是他老是和母親爭執着說他只有十九歲多一點而已——每當他蹦蹦跳跳和同我們淘氣地嬉戲之後，母親便罵他說：「過了年就二十一歲了，怎麼還成天和弟妹們鬧着玩呢？」他便和母親爭辯起他的年紀來。

哥哥自小在英校讀書，去年讀完了九號班，參加劍橋海外考試。考完了便整天和一些會跳扭腰舞，彈着吉他的怪聲怪氣地唱着貓王歌的朋友搞在一起，氣得父親常常指着他罵道：「整天像一羣瘋狗一樣的到處亂跑，一點出息都沒有，你知道全家的希望都落在你身上嗎？」

到了今年三月，劍橋考試的成績公佈了，哥哥居然考上了，於是父親才稍微有點高興的表示，把他叫了來，說：「你知道以我們的家境能夠讓你讀完九號是不容易的！現在幸虧你考到了，我是無法繼續供給你升學的，你還是找份工作去做吧！再說，近來常常鬧旱災，我們菜園裏的收成不好，你的弟妹們都要吃飯還要讀書，你是必須找份工作來做的！」父親說的很激動，不但手指微微地顫抖，連咀唇也不斷地顫動，哥哥聽了好像受了感動似的，只是連連地點頭，一句話也沒有說。我看他從來沒有這麼冷靜和注意地聆聽過父親說話。

後來我聽說哥哥會先後到吉隆坡，馬六甲等地方去找工作，也去考過師訓，但是總沒聽說過找到什麼工作；後來，連父親也爲哥哥的職業而出去奔走，找了許多有名望的人，最后，在父親的朋友幫忙下，總算在新加坡一家公司裏替他找到了一個書記的職位，聽說那家公司的規模很大，哥哥那份工作是托了很有名望的人介紹才能得到的，薪水方面也很不錯，聽說有兩百五十塊錢。所以使父母親都很感到安慰，那幾天裏天天面有喜色。

到了哥哥出發的前一天，父親一早便拔了兩大籃蔬菜和檢了一百粒雞蛋去賣，換了錢給哥哥作路費。母親在那一天也特別殺雞煮了一大鍋咖喱，又買了魚肉，晚餐就像過年過節一樣的豐富。

晚飯後，父親又在告誡哥哥了，只聽他說：「在現在要找一份工作可不容易啊！你要好好地做，才不會使上司生氣，再說人家是大公司，只要你努力去做了，就有擢升和加薪的希望。同時，在花錢方面也要節省一點，我們家裡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每個月能寄多少就寄多少回來。現在蔬菜收成不好，行情又壞，我們家裡這麼多人吃飯，單單是你弟弟每月的學費就吃不消了……」

母親則叫哥哥交朋友要小心一點，現在壞人多，好人少，千萬不能和壞人交朋友……

第二天一早，哥哥便坐了德士到新加坡去了。

過了幾天，他來信說公司的規模很大，同事很多，同事們對他也很好；同時他也解決了住宿和膳食的問題，一切自己會小心。父母親聽了都很感安慰。

哥哥第一個月領到了薪水便寄了一百塊錢回來，其中還特別指明：七十塊錢是給父親，三十塊錢給弟弟妹妹們，由母親分配。使我們全家人都高興得睡不着覺！

第二個月月底，哥哥只寄回來八十塊錢，說是新加坡是大地方，坐車，吃飯住房間都要錢，花費太大，第三個月只寄了七十塊錢，後來一連有兩個月只寄了五十塊錢回來，信中不斷地訴苦；兩三個月前，他便不再寄錢回來了，連信也沒有寫一封，害得父母親爲他焦急，父親還自己寫了幾封信去催，而母親爲他拜了大伯公和佛祖，祈求他們保佑哥哥平安。現在哥哥忽然來了信，還要親自回來，怎不叫我們一家人高興呢？

只是我想來想去，却想不通，爲什麼哥哥要買新車呢？要是他真的拿錢，那又爲什麼不寄回來呢？但不論怎樣，我還渴望哥哥早點回來，我心裏也十分想看看他的汽車。不是嗎，有一輛汽車不正是一件很體面的事嗎？

日子偏偏慢得像蝸牛一般，母親整天問姐姐聖誕節是那一天，弟妹們也整天屈指頭計算着還有幾天哥哥便要回來了，可是，時間畢竟太慢了！

好容易地到了二十四號那一天，我們正在吃晚飯，忽然聽到門頭有「叭叭」幾聲喇叭响，還有汽車引擎未停的聲音。弟弟連忙放下碗筷跑出去看，大聲地嚷道：「哥哥回來了！哥哥駕汽車回來了！」

於是我們一家人都放下碗筷出來迎接哥哥，當我們把哥哥從汽車邊擁到了門口，父親和母親也站在門口等待了。

「怎麼這麼晚才回來呢？」父親問道：哥哥還沒來得及回答，母親又連忙問道：「還沒有吃過晚飯吧！來，快點進去吃飯！」

哥哥吃飯去了，弟弟和妹妹們表示吃飽了，而流連在哥哥那輛紅色的福士偉根車邊，撫着車身，摸着玻璃窗，跑進車廂裏坐着。

哥哥一邊吃飯，一邊要回着答着父母親兩人的問題，所以這頓飯吃得特別久。吃完了飯，弟弟和妹妹們嚷着要哥哥載我們一家人去兜風，可是哥哥却說：「我許久才回來一次，得先去看看朋友。露絲在信裏告訴我今晚在她家裏開派對，要我去做他的派拿呢！明天早上才載你們去兜風吧！」

弟妹們都很失望。哥哥只好說：「等我回來才載你們去兜風，你們不要太早睡覺吧！」這才使弟妹們稍感滿足。

可是，弟妹們終於因疲困了而上床。到我上床的時候，哥哥還沒有回來呢！

第二天一早，弟妹們便都起床了，可是哥哥却還睡得很甜。弟妹們去推他幾次，都無法推醒他。最後母親說：「讓他再睡些時候吧，昨晚他到了快三點才回來呢！還喝了酒呢，一倒到床上便睡着了。」

哥哥醒來的時候，父親已經從巴利回來了。弟妹們又不停地催他載我們去兜風，哥哥也很興奮地說：「好吧，我們就全家人都一塊兒去兜風吧！」

父親聽了忙問道：「擠得下嗎？這麼多人？」

母親却說：「你們去就好了，我一坐車就會頭暈，我還是不去的好！」

可是哥哥和弟妹們的熱忱很高，在他們的催讀下，父親終於換上了一套半新舊的衣服，腳穿老義成布鞋；母親也換上了平日去看潮州戲時穿的藍布衫和黑綢褲，穿上那對鞋面綴有珠子的拖鞋，匆忙得使她臉上的粉塗得不夠均勻，上了車姐姐發現了才替她擦好。我們一家八個人，擠擠壓壓地，總算坐好了。這時鄰居們也都跑了出來，圍在四週看熱鬧似的看着我們，哥哥「叭叭叭」了响了幾聲喇叭才使他們讓出一條路來。哥哥發動了引擎，車便向前開去，哥哥一邊按着駕駛盤，一邊很得意地向大家誇耀着說：

「我才學了三個月便「怕死」了，別人有的學了一年還不「怕死」呢！說完，他沾沾自喜地更加出力地踏了油門，使汽車奔馳得更快，弟妹們興奮得歡呼起來，只是母親却在叫着說：「慢點，慢點！我的頭暈了，像要吐的樣子。」母親叫了老半天才使哥哥聽到而放慢了速度，姐姐連忙把玻璃門搖下來，母親透了一口氣似的不再喊叫。

(五)

很快地，兩天假期便飛逝了。

哥哥又要回到新加坡去了我們一家人都站在門口汽車邊，向哥哥揮手送別，鄰居們也都跑出來，也站在我們身邊看着。哥哥一邊發動引擎，一邊回過頭來向我們揮手「拜拜！拜拜！我們也照樣地向他揮手，在父母親的「記得寫信回來」和我們的「拜拜」聲中，汽車揚起了一陣塵土向前馳去了。

汽車的影子不再看見了，我們才轉身走進屋子裏。隔壁的賣粿嫂拉着母親的手，尖着嗓子說：「阿明姆啊，你們的來發真有本事哩，到新加坡還不到一年便發了財買了汽車，今後你們可以享清福了！」

我聽不清楚母親怎樣回答她，可是却聽到最先轉身入屋的父親冷冷地說：「發財？哼，分期付款買的，一個月要還人家一百幾十塊，以後別想他會寄錢回來了！」

父親的話畢竟說得較小聲，賣粿嫂尖着嗓子在稱讚哥哥的話仍傳進我的耳朵裏！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稿於麻坡）



後記

算起來，這是我第四本創作結集了。我的第一本書「聽來的故事」出版於一九五九年春間，而這一本，預計最快也要到一九七五年的歲首才能面世，前後有整整的十六個年頭了。

第一本集子出版的時候，我還是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小伙子；現在，則已經開始步入中年了。十五年來，出了四本集子，無論從量或從質的角度來看，都十分的歉收。唯一可以告慰關心我的朋友以及讀者的是：我畢竟沒有半途開小差，而且目前信心更爲堅定，在往後的日子裡，我會在創作的道路上邁進；希望有一天，可以寫出真正不使自己汗顏的東西來，那才是真正對得起讀者，朋友以及自己的事！

在這本集子中所收集的二十個短篇小說中，寫作的時間距離很大，有寫於一九六一年間的，也有寫於一九七三年間的；因此，在取材及筆調方面，也有一些距離。不少朋友指出我的東西在結尾往往有些出人意表，關於這點，我必須說明一下，在衆多的短篇小說大師之中，我獨愛美國的奧亨利的作品，因此寫作的時候，不自覺地流露出這份喜愛來。我是有心寫些人生中的小插曲的，過去如此，在往後的日子裡，也將如此。

關於本書的書名取爲「得與失」，是由於本書中幾乎每一個故事，都是屬於人生心得失的故事，而且「得與失」也比較像個書名。如果我用「特效藥」作書名，恐怕讀者會以爲這是本醫藥小品，如用「文明相親」或「過江泥菩薩」，在生意眼上看來會好些，但是，却恐怕不像是本文藝創作集的名字了。我之所以有此說明，是由於書中有一篇叫「得與失」的東西，我恐怕有人誤會這篇東西有什麼代表性或意義，事實上，並無這個意思。

像許多作者一樣，我也趁着這本集子的出版感謝一下十幾年來關心、鼓勵、指導我寫作的朋友。特別是前南方晚報的總編輯曾鐵忱先生及「蕉風月刊」的第一位主編方天先生；曾、方二位先生在我啓步的時候，愛護及勉勵有加，永遠使我不能忘懷；而今曾先生已仙逝多載，方先生則已遠離，恐怕目前也已離開文藝的圓圈了，我在此緬懷他們，大約不會被人誤以爲在高攀了。另外有一位朋友，一直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我也要特別感謝她！此外，得謝謝許多商界朋友刊登廣告來贊助印刷費，使本書得以早日出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誌於蕨坡



馬漢

一九三九年出生。

日間師訓學院畢業，現任教職。

曾出版過：「聽來的故事」（小說散文集）

「新的信心」、「美好的時刻」（小說集）

「漫遊馬來亞」（遊記）「鱷魚王子」（童話集）。

擅長寫小說，並經常寫雜文及散文，作品散見於國內外報章雜誌。



今天文學三

得與失（短篇小說集）

✱作者：馬漢

✱封面題字：吳波 ✱美術設計：甘萃登

✱出版者：今天出版企業公司
Syarikat Kim Pamerbitan Dan Perusahaan,
112, Jalan Meriam, Muar, Johor,
Malaysia.
Tel. 1688

✱承印者：安祥印刷與服務社

✱承印者：東方出版印務公司
Eastern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Jati, Batu Pahat Garden,
Batu Pahat, Johor.

一九七五年二月初版 ✱ ✱ 每冊售價貳元正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